

詩稿

胡也頻著



1260570

現代書局印行

I266
HYP(2)



目次

寫在詩稿前面.....	1
詩 稿.....	1
傻 子.....	13
那個大學生.....	31
北 風 裏.....	49
愛 之 潮.....	65
土 地 廟.....	81
螃 蜆.....	93



我在已經印刷的那些書裏，也曾想寫一篇序，說一說自己；但終於沒有寫，是因為不願說出那表白給別人而自己先得傷心的生活情狀。其實寫小說，的確的，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工作，作者是不限定要那樣慎重地來表白的。即是說，假使一般讀者有認識作者的必要，那作品不正是頂好去認識和了解的一種極真實極明顯的標幟麼？我這樣的以爲着，也是原因中頗大的之一。

說是我缺乏一種技巧——這就是會寫出那許許多多動聽的，使讀者喜歡或同情的漂亮話，而有

意地或無意地來過分表現出自己，自然，我不必掩飾；這也是一個頗大的原因的。

然而，因此，便有過很好的朋友來勸告我，說我這樣的緘默，許多人都在猜度我了，要我表白一下，免掉那些的好事者的誤解才好。不消說，這朋友的意思是可感的，話也是真實，却正是我自己在很久以前就感覺着，而認為是一種必然的現象，在這個每個人都難免被加上什麼名詞的年頭兒。

被人誤解，甚至於隨隨便便加以徒刑之類的判決，實實在在，於我，這並不關什麼要緊；不過，有時給朋友的誠意所感動了，便想，被人了解究竟是比較好點的事罷。

所以曾躊躇：『表白麼，怎樣表白呢？』

其實，要表白，却也並不難，很簡單的，只消說，我是從辛苦中走來，還得向辛苦中走去；或者再附說一句，我只是一個完全的投稿者和賣稿者，這就得了。

真的，這一年來，與其說我是在寫我所覺着的關於文藝方面的東西，毋寧說我是在窮困着，在忍

氣，在痛心，在悄悄的磨滅我的生命的每一部，是更爲切實的。正因爲是如此的一個人，孤獨的，在重量的生活壓迫之下，寫我所要寫的東西，既沒有結社來標榜，又無名人做靠山，不消說，結果是只得把稿子到處去碰釘。這種釘的事，是難堪的，但我得忍耐，而且還要不斷的忍耐着；雖說有時也生氣，憤然下了決心，但終因要活，每每在絕極的時候，無法可想，又只好把稿子寄給編輯先生去判決命運。說是要，過了許多時候賜一點薄到刻苦的稿費，這在一個單身的而又是無名的投稿者自然是恩惠；不要呢，懶洋洋地把原稿退回來，（上帝在上，這是實在的，必須經過了兩三封去詢問消息的信以後才退還！）有時還挾上一半歉仄一半苦衷的理由書，使我不得不承認編輯先生還客氣，却也只好再忍耐着寄到另一處去換錢。這之間，我不但懂得了人的秘密的把戲，而自己也學到許多乖，就是——比如說，單單給編輯先生寫信的措辭上，本來想說『此稿要賣口口元』的，却又改寫作『希望此稿能得到一點稿費，』生怕把話說硬了，使人爲

難，或竟是冒犯了不恭而觸了怒，只看信，便把原稿退回來了。諸如此類，想着，是傷心的，然而也可笑；我居然磨煉得成了如此會謹慎，會小心，會謙虛，會替編輯先生想透了心理的懂事的人！

因之，又有過朋友來向我說，要我不要亂投稿，有些地方是帶着某種色彩，投不得的。我默然！的確，對於眼前的國內各種黨呀派呀的區別，我是一點也弄不清楚，這事實，正像那賣茶食和蜜饯的『稻香村』，『老稻香村』，『真稻香村』；和『止此一家』的『真正稻香村』，一樣的使人要感覺到糊塗了。

我想，單在要生活的這一點上，把寫好的文藝之類的東西去賣錢，縱然是投到了什麼染有顏色的處所，該不至於便有了『非置之死地不可』的砍頭之罪吧。

然而這些且不管它。即因此而奔來怎樣的迫害，也只好隨它了。我要活，我不能不再走這唯一的辛苦的路，孤獨的，寫我的東西，賣我的稿！

附：這書的封面是雷圭元兄為我畫的，在這

裏，我敬致我的感激之意。

也頻，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於葛嶺山。

詩稿

詩 稿

一

夜是沉寂着。

但更其沉寂的，是斷了氣，憔悴，蒼白，浮現着苦惱的幸福的笑容，却是很模糊，不能真切的辨別出年青或較老的死人的臉。臉，在這上面，夢一般安靜的，雙目閉着，嚴緊而且深陷，角落裏還刺着未乾的淚的餘瀾：這分明是正在眷戀或思慕着一生中最可紀念的事情，而忽然的，那靈魂離了他，飛奔到渺茫的另一世界，是為時還不很久。

並且，那兩頰枯癟得凸出如峯的頰骨，以及許多時不曾刮過的濃厚的鬍鬚，和蓬鬆的雜亂的頭髮，是表示着：在絕了活動的血的循環之前，這死者是經過很長久的鬆綿的病症。

這時候，在吐着冷的黯澹的燈光裏，一個純白色的苗條的身體，發現了，從門邊，謹慎又似是婀娜，蹣跚着腳步，輕快地走來，向着僵硬的挺臥在床上的死者；這人是普通而又是很難得的年青和漂亮的看護婦。

彷彿省悟了一眼，她於是站住，轉過頭，低音的——這裏面滿含着各樣的謙恭，並且帶笑的，向她身後的醫生說：

『你看，沒有救了，是不是？』

醫生很尊嚴，默着，不答一句話，祇在他多肉的圓臉上，挪動一下那黑的闊邊的眼鏡，表示他專心的注意着已經僵硬的那病人。

『的確，』他說。微微的點了頭，『這是沒有救了！』

接着，騰虛似的，他響了一聲，把圓的胖胖的

臉朝到看護婦。

這純白色苗條的身體就移動了，內部非常坦
豪的，用胆怯的步，走到床尾邊；她彷彿逃脫了重
壓一般，把死者就診的普通履歷書遞給醫生。

『什麼時候斷氣的？』他問。

看護婦回想一忽，就答說，『上午一點過二十
三分零五秒。』

醫生又微微的點了頭。於是，在藍色布面的簿
本上，他動着自來水筆，看着履歷書，接着紙格的
行列器寫下面的字——

姓名：劉可均。

年歲：二十四。

籍貫：湖南，漢壽。

職業：無業可職——但有時曾作詩。

病症：肺病及心臟病。

入院時期：一九二五，七，十三日。

住院時期：共一百二十六天。

斷氣時刻：上午一點過二十三分零五秒。

急促的翻過一頁，他又在後面踏上一兩行——

保證人：宮克智。

及其住址：西單鴨子胡同二號。

於是他把上簿本，自來水筆插到口袋去，聳着肩膀，尊嚴而又似無意的，瞥一下床上，便傲然地走開了；那純白色的苗條的身軀跟在他後面。

兩種不同的——粗笨和嬌小的脚步聲音，漸漸遠漸遠的離去了這病室。

病室裏面是空虛，呈露着黯澹的燈的冷光，和死者和夜的同樣無底止的沉寂。

二

大約是十二人，都很年青，錯雜的圍繞着，緘默和冷靜，站在死者的病床前。

太陽的光，很寂寞的，照到許多人的生動的臉，而在這臉上，都現着幾乎是相同的憂鬱，傷感，苦憶和哀悼，是對於既熄滅的生命生起共鳴的一種啼哭的模樣。在他們中，有的噙噙，有的沉重和低弱的歎息，有的用極大的力量堆到心頭，去壓制悲感，但多半卻時時不願而又不自禁的，把濕的眼

光去望那完全陰黯的死者的臉。

大家是這樣的彼此造成了更可怕的沉寂的境地！雖說他們中也曾有低聲的說了句什麼，然而在這顫抖的，無力的音浪裏，是明顯的表證着每人心裏的蒼茫，而且更覺到這空間的沉寂了。

好像這許多人，誰也沒有知道來這裏是爲着什麼的。

但是，忽然間，其中的一個人，用濕的眼光從濕的手帕邊望到死者時候，出乎意外的，在白被單的邊緣，發現到熟識的黃色稿本的一角。

『這一定……』

他想；於是走前去，慢慢的翻開被單，這就顯現出沒有肉，祇有灰白的皮包着青筋，瘦得如柴一般的死者的手腕——是彎曲的，不曾伸直，但就在這角落底下，平平的，非常安靜的躺着一本詩稿，封面的題名是：『爲了夢裏的戀愛。』

一種驟然的感覺奔到他心中，他知道，這可憐的死者是抱着這詩稿時斷氣的。

『爲了夢裏的戀愛！』他默唸，眼光更濕的望

着死者，便拿上這詩稿；白的被單又遮住那如柴的手腕，癱硬而且彎曲的。

於是許多人都受了這樣的刺激；成爲微微的一個波動；大家從緘默和冷靜中驚訝起來，但卻帶點新的感慨，眼光很哀感的，來往的望着死者和詩稿；每一個的心中都有這一種悲涼的意念：唉！爲了夢裏的戀愛呵！

這詩稿翻開了，於是那每頁的上面，很齊整的，四行爲一節的安排着，其中的每一個字，甚至於每一個墨蹟，都顯耀的充滿着死者的滴滴心血，也就是生命之燄的每一個火星的細點。

大家不忍看這詩稿，就用一幅蜜色的絲手帕包起來，交給和死者的友誼較深的那個人保存着。

於是……這是經過了許多時光——陽光在很久之前，就不照到這生動的人的臉上了。這死者，這個失了全部知覺的可憐人，便正式的完全隔絕這世界，很灰狹的躺在棺材裏面，空懸在一根粗大的木槓下邊，同時是重壓着四個強壯的工人的肩膀。

跟隨着這工人的和合的腳步，在向着出城的路上，這十二個很年青的死者朋友，便成了寂默的，異常悲戚的行列。

在蒼茫的暮色裏面，就不斷的響着噫噫嗒嗒的步聲，和棺木和油漆的新的氣味。

三

詩稿也帶着灰色的漂泊的命運——這是自己毫無意志的，完全任憑人，被窒息在黑暗的帆布包裹，盲目的飄過海洋，飄過陸地，到了繁華的市會的中心，和着許多各種異形的信札和報捲。

於是經了一個粗的心情和一隻污濁的手，這是一個郵差，把它投遞給一個高標為『新文學策源地』的書局；在那裏它等待着或人來判決它的命運。

很寂寞，冷而且孤獨的，這詩稿被夾在其他的稿本中間，在編輯室的一張公事桌上，經過了一個多月；在它上面，就更多的添上了重壓。

這一夜，像夢醒一般，這書局的三個稿件審查

委員，便恍恍的走進辦公室，却又辯論了『女人臉上的斑點來源』，這才開始他們的正式工作：打開一冊或一捲的小說和戲劇和詩的原稿。

原稿雖說很多，每本又很厚，而且是密密的澹瀟着須要領會的小小的字，但這些委員的眼光是銳利的，所以那堆積的稿件，在手指頭不斷的接連着翻動之間，就一件件的減少了，於是被壓得很低的這詩稿就到了一個委員的手上。

『爲了夢裏的戀愛！』他唸着，輕輕的笑了。
『這題名倒不錯。』他接着心想。

於是又照樣的，這每頁都很整齊的排列着四行爲一節的詩稿，經了這個委員的手指頭的展動，不覺的，已翻到最後的一頁了——那上面寫着：此畫貽贈給不愛我的那個人！

委員又輕輕的笑了，他覺得這卷末的題句很特別。接着他又去看其餘的稿件。

爲了慎重緣故，每一個稿件是必須這三個委員的輪流過目，然後才加以這兩種符號：○和×。

然而非常之快的，這三個委員已審查就緒了，

並且開始對於那疊得高高的約有二十餘件的原稿，像農夫鋤草似的，在每一個封皮上面，用紅墨水的鋼筆尖劃上去留的×和○。

在將要劃上這決定的符號時候，又爲了慎重緣故，便說出各人的意見，以爲評判的標準。

於是輪到這詩稿了。

委員們便又照例的說出各自的意見。

『我覺得太鬆綿，因而有許多地方像宋詞，思想未免陳舊，所以……我不贊成。』

『然而，』第二個就接着說，『我以爲，這詩的意思太難懂，像未來派似的……所以，我贊成你的議決。』

第三個便點點頭，表示對於那兩人所說的一致同意；於是那紅色的×，便草率的加到這詩稿的封面了，被丟到同樣命運的許多稿件中間。

第二天，這詩稿和着大小相類的新的同伴，又經過了許多粗的心緒和污濁的手，緊緊的窒息在黑暗的帆布信袋裏面，就無抵抗而且是迷茫的，飄過海洋……。

四

劉可均的死，自深深的埋葬到土底以來，似很長又似是很短的，夢一般地已足足的到了一個週年——新的十一月十六日。

在十月開始時候，這死者的十二個朋友中的一人，因為死者斷氣的那天，正是他得到萬國儲蓄會的末彩獎金，所以爲了這回憶，就聯想到他的朋友——劉可均——的第一個忌辰。於是他跑到其餘的十一個朋友那裏，很興奮，高聲而帶着自傲的說出他的發現：

『可均的死已快到週年了！』

大家恍然，但接着便有許多聲音，不約而同的回答說。

『早就想起了！……我們真應當紀念他——』

『誰說不是？』

『對！』以及這樣的響應。

因為這些人都是相同的向文學的路上努力着，所以在紀念的合宜和從事於紀念的方便，從這

兩面着想，就坦然地同意以下的提議：

『我們在飛鳳週刊上出一個特刊號。』

大家便滿意的散開了，而且各自去預備紀念這死者的文字。

於是當十一月十六這一天，其實是十五日的清晨，在東安市場和別處的書攤書舖上，便發現了許多新的三十頁一冊的飛鳳週刊，六十磅紙，藍色封皮，寫着非常刺眼的有銅元大小的黑色字樣：

『紀念亡友劉可均。』

這標題的每一個字都類似那『雄勁磅礴』，是他們很費了許多周折，而出自名人的手筆的。

在封皮後面，就更其刺眼的現着一片紅色——

錄 目

紀念詩人劉可均（論文）	黃大齊
哀悼詩人劉可均（弔文）	盧文炳
劉可均與雪萊（批評）	鄭若溪
劉可均與拜倫（批評）	余竹庵
我與劉可均與月夜（小說）	蔡浩
哭劉可均兄（詩）	雨春田
詩人劉可均死了（感文）	柏達

然而在這堂皇的題目和洋洋的大作之中，雖

說是充滿着傷心，流淚，悲哀，以及愁慘之類的字眼，但像去年這一天，在死者現着苦惱的幸福之微笑而僵硬地挺臥在病床上時候，那黯澹，那沉寂，那天然冷靜的灰色的境界，以及那棺木和油漆的氣味，却不見一絲的陰影：這也許是爲了瘋狂一般的紀念的呼喊，反被淹滅了。

五

在新的書舖和書攤上面，陸續地排出了各樣各色的文學的書籍，却出於意外似的，始終沒有看見『爲了夢裏的戀愛。』

並且，像這詩稿，也就是死者全個生命的代價和存在的血的斑點，即在他的十二個惟一的朋友中間，誰也不能真實的知道是漂泊在何處。似乎在他們的心上，爲了各自前程的創造——企圖那生之欲望的滿足，是不知覺的早就忘記了——

『爲了夢裏的戀愛！』

北京。

傻子

一

在我們人類中，常常聽見到許多人叫或一人做『傻子』；說別人是傻子，則自己自然是通人。說別人是傻子，像這些人，看去好像他們每一人都知道『傻子』這字的意義；其實，要是把他們對於這意義的解釋拿出來比較，却是一百人一百樣。

但無論他們怎樣的解釋不同，對於『傻子』這名稱，是含着嘲笑，輕蔑，則無疑。

以我想，所謂傻子就是十分誠實的一個人。

譬如，在我故鄉中，大家都叫他做『傻子』的小二，就是屬於我所想的那種誠實人。

據說，這小二，原先他是一個叫化子。他從八九歲時候就隨着他母親——一個跛腳，爛眼睛，用破裂的聲音叫喊，醜而且羸瘦的女人——整日的流浪在街上，巷中，菜場裏，討一些銅錢，剩飯，和別人遺棄的一些什東西。夜裏就睡在土地廟門外。

凡是一個叫化子，雖說整日的顯現在人前，却沒有人會把他記念到心上，所以這小二，就在這種被卑視的生活中，無人注意的，漸漸地長大起來。

以後他母親死去了，那時候他已經十六七歲。

剩他孤獨一個人，他便改了業，不去傳襲他母親的業，像那樣三步兩步一拐聲的整日去叫化。可是到夜裏，他還得睡到土地廟。

因為小二所改的業，不是賣花生，也不是扛轎子，自然更不是當強盜；他也像是叫化一般的，整日流浪在街上，菜場裏，用眼光去溜望；尋找可以讓他自己去幫忙別人的各種機會。譬如他看見一個店舖的櫃臺給狗狗了許多尿，給人吐了許多痰

和沫，是很髒，他便十分誠心十分敬意的向店老板說：

『老板！你給我一塊抹布，一桶水，我把你的櫃臺洗乾淨……』

倘若他見到趕場去售貨的做生意的人，喘吁吁的挑着沉重的貨物，想快步而又很吃力的時候，便急急跑上前去，要那人把沉重的挑子放到他肩上。

他又用一把竹掃帚，每天下午到各店舖各住家的門前，去清道。

他並且常常替代那貪酒貪烟貪賭的懶惰地保去打更。

以及……

總之，他是用真的心願和勞力，去做那於別人有益的事，自己從其中，就隨着別人的喜歡，慷慨，或憐憫，給他一點點使他感激的酬謝。倘若竟有人白白的承受了他的益處，他也不去爭，不報怨，並且還繼續用他的心願和勞力，去幫忙那些肯讓他去幫忙的人。

這樣的，不久，對於浪蕩的叫化子的生活，他便改革了。

他差不多成爲一個公共的僕人，什麼人都可以使用他，像大家使用那河水似的。

於是許多人便叫他做『傻子』！

人所以說他是『傻子』，是因爲他無限量的把勞力去供給別人，而別人一給他一點點微末的酬報，他便歡喜得像忘了他自己。

有一次，一家豆腐店老板娘所養的雞落到井裏去，這是供給許多人家飲料的井，窄而且深，看下去是一小洞不可側的冷清清的水，那雞便在這水面沈溺着。

因爲使用那竹竿和鈎子之類的傢伙去撈這被浸得半死的小生物，全無効，所以大家爲保存井水的清潔緣故，不願那雞死在井裏，而生出有毒的蛆來，便提議用一個人墜到井裏去拿。

可是人的臉一接近到井口，心就顫抖了。

『這麼深！』一個女人急急的縮轉頸項來，失聲叫。

大家便現出難色，閃着憂愁的眼光，互相看來看去。

鷄只剩了翅膀浮在水面上。

但在人聲喧嚷中，小二跑來了，他聽了或人告訴他，他就奮勇的大聲說：

『不要緊，讓我墜進去！』

這話全出人意外，大家突然現出驚訝來，接着便都歡喜了。

『對了，只有你才有這種本領！』豆腐店老板含着笑，一半讚揚，一半嘲笑的臉向小二。

『這算個什麼呢……』小二分不清的回答。

於是由磨房的一隻牛身上，解下一條粗麻繩來，細着小二的胳膊，他漫漫地墜到井裏去。

在井口上，便突然蜂擁了烏黑和青白的頭，這是圍繞在井欄外的男人和女人，大家爭先的看這把戲似的罕有的舉動。

小二的身體愈墜下去，那井外的笑聲也就愈大了：好像大家都忘記了那隻鷄，只是娛樂一般的，聚神到漸漸深沉和漸漸縮小的小二的影子。

小二的叫聲便從井裏響了起來。

『往上拉呀！』他喊。

然而許多烏黑和青白的頭頂依樣錯雜的充塞在井口上，並且笑聲更強烈起來。

『往上拉呀！』他又喊。

這聲音一連響了好幾次，大家才勉勉強強的把粗麻繩收攏來，小二便挾着那柔軟的鵝，慢慢地上升了，他是滿身水淋淋而且染着許多污泥的。

『好小二！你真有這種大本領！』

小二只含笑。

然而從這次，小二是一個『傻子，』便毫無置疑的被大家確定了。

二

也許正因為說小二是『傻子，』所以無論什麼人，凡是自己不願意去做的那笨重的吃力的事件，便叫小二來。

因此，小二是整日的忙碌着。

他常常被店老板叫去打掃舖面，被屠戶叫去

扯豬毛，被鋸木匠叫去抬木柱，被有田的人家叫去挑穀子，……

有時他成了泥水匠，被客齋的人家叫去合石灰，塗牆壁；有時又有人叫他釘地板，修理那長條的活了腿的板樑；又有時在什麼人家有了喜喪事，他也變成了一個辦酒席的廚子的副手。

可是他永遠吃別人剩下的，差不多等於餓狗的飯和菜。

假使人問他：

『小二！你替人家做了這樣賣力的事，怎麼還吃冷飯呢？要一點熱飯和好菜，不是應該的麼？』

他的答語便是：

『這飯並不冷呀……你瞧，泡上了開水，不是很熱的麼？能得到飯吃，就超過我的份兒了，還要好菜，那太罪過……』

他說了，便快快的吃他的飯，接着又勤勤地去給別人做工了。我們從沒有見到他有空閒的時候，或像別的人，在手足勞動中，用嗓子向同事者去交談，說一些關於天時，人事，和最時行的甘蔗行和

米舖的打官司，各種生意的糾纏，以及間或講一些隔鄉某女人和某男人的曖昧事情，……

雖說在他的勞動中，也免不了有人和他講上兩句話，但這只是別人先開口，他回答；倘若對於任何人，他會先說話，這就等於白天裏美的夢，希有的一個奇蹟。

他幾乎完全是，整天的，像一匹慣於耕田的牛，不作聲的竭他的精力為別人做着工。

爲了他這樣能耐苦，能不計酬報，別人全須要他。

可是，對於他，誰也都依樣的用另眼看待：

【小二麼，做工倒是頂勤快的，一個人能抵過三匹牛，然而究竟他是一個傻子啊！】

聽到別人說自己是傻子，小二只含笑。

這樣，在許多人的需要和輕蔑中，他生活着，一年又一年。

在一個夏夜裏，小二遇見了一件非常的事。

這非常的事使他驚心。對於驚心的事，小二生平只兩件，第一是他母親的死，其次就是這一件事。

了。

那夜裏的情形是這樣：

因為地保騎在烟館裏，到時候小二就幫他去打更。

打更這事於他已很習慣了。

他照樣的一手拿粗大的麻竹管，掛着油紙燈籠，另一手就用一根杉木棒，和緩的，有規則的敲打着，發出『噠噠，噠噠』的響聲，這是打二更的時候，他慢步地走過大街和小街，寬巷和窄巷，以及……他環繞了這一整個的鄉村。

夜像籠罩着一重薄的淡烟，濛濛地，將要下雨的模樣。既是沒有月，星光又不顯明，所以那屋宇，那街道，那小小的土山和窄長的河，那各種地上的一切，都非常模糊，同樣在黯淡的黑暗中隱秘着。

輕的風也沒有，到處的樹木都像參禪的和尚，靜寂着；那茂盛的頂枝，覆蓋着的，遠看去是一團厚大的雲塊，在眼前就好像一推黛色綢子的帳幕。倘若在樹間，微微的有了鳥兒在巢中的動作，小

鳥的啼叫或母鳥的拍翼，這聲音便容易開闔去，很遠都可聽到。

空間像一個迷離的夢境，靜悄悄的，又朦朧，使人猜不透那裏面所藏躲的是一些什麼東西。

人也都已安睡。只有那河邊的蟋蟀，斷斷續續地叫着；此外，流蕩在這夜裏的，就是這麻竹管上所響出來的打更的聲音了。

二更打過不久，便是打三更開始的時候。

『噤，噤，噤！噤，噤，噤！』

小二換上一支蠟燭，和緩的，又上上下下地動着杉木棒，從土地廟裏出發。

這土地廟是坐落在這個鄉村極東的邊界上。所以每次的打更，是向西去，其中經過了許多橫橫直直的街和巷，以及界乎東西南北之間的怪僻的路，最後便到那極西的觀音河，從河西的觀音堂門口再轉身打回來。

關於這打更的路線和轉折，小二已熟悉了；並且因為這經驗和他日常做苦工的緣故，差不多這一鄉的人家，那一間屋子是誰人住的，他全知道。

這一次，也和往次一樣，他打着麻竹管，憑那燈籠裏淡薄的燭光，慢慢的走，漸漸地走近觀音河。

河水是很滿的（因為初夏時鬧了大水），泛濫到隄邊柳樹的半幹，這在白天，可見到那水面流蕩着青萍，隄邊和水上有許多蜻蜓飛舞着。但在夜裏，並且是這樣模糊的夜色，小二祇能夠聽到河水漫流的聲音，像鳥叫似的。

『幸而這水不再漲，要是不，這許多屋子就完了！』他望着河，心想到鬧大水的時候了。

『噤噤：噤！噤噤：噤！』

他一面打，慢步地往前去。

三

忽然有一種東西，流星似的，閃到他眼睛來，隨着那小點就不見了。他以為這亮兒是賊中探路的所謂紙火把，使用力的打起更，算是他的一種和善的警告。

同時把他的眼光張到更遠的前面去，他發現

了兩個黑的人影，這人影的中間是橫着一件像箱子或被捲的更黑的東西，快快的，很慌忙的樣子，向河邊走去。

『一定是那傢伙！這也不知道是誰家的東西給偷走了！』小二想，眼光就不停止的瞪着前面。

他本想再用力的打他的更，使那人影受點恐嚇，而棄下那賊物來。可是他又一想，往河邊走去幹什麼呢？河邊，是死路，既沒有船隻，水又澎湃，賊是決不會往這條路走的。於是他疑惑起來了。

他想，『假使不是賊，在這樣夜靜時，快跑到這河邊來，並且是抬着那麼大的沉重的東西……說不是賊，又可疑！』

那人影將走近河邊了。

小二就下了決心，他想去看個究竟，便輕輕地吹滅發亮的燈籠，蹣跚的，順着河邊直跑去。

那人影似乎乏了力，脚步遲慢了。

夜色還是很朦朧，雖說小二已漸漸地逼近那人影，却看不清究竟是誰，只模糊地辨別出那身體的模樣。

『這奇了，』他想，『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……！』心裏更疑惑了，又躡腳的再逼近去。

他忽然聽到一種顫的，尖小的聲音。

『我害怕……』

『怕什麼！？』這又是一種聲音，很粗的。

『剛才不是地保在打更麼？我們給他瞧見了沒有的？』

『不要緊，地係是我姑媽的兒，我嫡親的表哥哥，就是給他知道，也不礙事！……你別害怕啊！……』

『我實在氣力都用完了啊……』

『馬上就到河邊的！』

從這些小語中，小二恍然知道了，那男人就是亨元羊肉舖老板，那女人是萬興豆腐店老板娘，人家都叫暱做『王家三嫂』的。

『這必定是這一回事了！』

小二想；可是他登時又覺得，倘若是偷偷地幹這一回事，爲什麼兩個人又抬着那東西呢，而且想走到河邊去？

這時那人影又開始努力的抬起那東西，往河邊急急的走，却向着小二走來的這一邊。

小二的心便慌了起來，因為他和那人影，幾乎要接觸了，他趕緊爬到河隄上，把身體埋沒到滿着露水的野草中間。

那人影喘喘地走過小二的前面。

從潤濕的青草中間，小二張開眼，定睛的看着那人影，和被抬的那件沉重的東西。

於是在小二的心中，便突然頗震了一種不曾有過的非常的驚愕。

『什麼！？……』他暗暗的恐懼的叫。原來那件遠看去像箱子或被捲的東西，是一個人，這人是小二所熟識的，是萬興豆腐店的老板。

『這是怎麼的？難道……吃晚飯時候還活着，就死了麼？就是……那也不……』小二左右的想，他的眼光更疑惑而且恐懼的瞪着那兩人。

在河邊，毫無抵抗的，被抬的那東西，就忽然『統』的一聲，丟到河裏去了。

『噫！……』小二幾乎叫了出來，他用力

的把手掌按在臍脯上，制止他的心的驚跳。

那一對男女，就轉身來，又走過小二的前面，吃吃的笑着，走遠了。

四

很久以後，小二才抖抖地從草中爬起來，揀起那麻竹管和杉木棒，提着無光的燈籠，無力而又用勁的，趕急地跑回土地廟。

這一夜他反反覆復的，輾轉在木門做成的床上，睡不着，縱是緊閉着眼睛，他也依然會看見到那兩個黑的人影，和更黑的那件抬着的東西。

第二天這鄉村裏便佈滿了這新聞：『萬興豆腐店老板昨夜吃醉酒，自己跳河了！』

聽到這新聞，小二更覺得奇怪，而且在他的心中，就猜想，納悶起來。

於是一種不曾有過的新的思想，就攔住小二了。他不住的想：『明明是那女人和亭元羊肉店老板把他丟到河裏去，爲什麼又說是自己喝醉酒，跳下去的呢？』他暗暗的奇怪。

然而從此後，凡是替代地保去打更，只剛剛聽見到河水的聲音，他就打轉了。並且他一路擔憂着，小心翼翼地，因為他隨便一轉眼，總容易看見到那夜裏的情形，那兩個黑的人影和一個更黑的東西。

他常常覺得，一個女人把自己的丈夫丟到河裏去，沒有哭，還吃吃的笑，把手臂投給別的男人，這真是一件不可解的奇怪的事！

他打更不打到觀音堂，這事他沒有對地保說過。

有一天地保便問他：

『小二！觀音堂的老道士說，他許久沒有聽見打更的聲音……這對麼？』

小二便變了臉色，眼睛發呆，因為他的心又忽然害怕起來，他好像又看見到那黑的人影……

看樣子，地保便發怒了，他粗聲的說：

『我看得起你，才叫你去打更，你怎麼這樣躲懶？』

『我不是……』小二啞啞的說。

『那末，爲什麼不打到河那邊？』

『我……』小二怯怯的，聲音帶點顫抖了。『我害怕啊！』

地保便現出輕視的樣子。

『怕……你從前不是曾打到觀音堂麼？』

『從前……我是現在才害怕啊！』

地保問他爲什麼，他便把那夜裏所看見的，毫無隱瞞地統統說出來，他已經忘了這地保是那羊肉店老板的親戚。

地保皺一下眉頭，但他馬上就鎮定着，他並且要小二今夜還照樣替他去打更，於是他匆忙地走了。

過了幾天，一個挑甘蔗到市上去販賣的老頭子，走到觀音河的東邊，忽然發現被大家叫做『傻子』的那小二，倒在隄上的草叢裏，臉朝天，頸項和胸上濺滿着血，一隻眼睛變了白，突出在眼眶的外面。他在身旁，許多青草被腳板踐得糜爛，打更的麻竹管也破成兩片，杉木棒拋到遠遠地，油紙的燈籠被什麼東西壓扁了，那半根的蠟燭上唇集着

一羣螞蟻……。

這老頭子把這一個可怕的發現，就隨着他沉重的兩筐甘蔗帶到市上去。

『傻子被什麼人殺死了！』

用含笑的聲音嚷着這句話，於是由一人傳十人，十人傳百人，不很久的工夫，全鄉人都知道了。

然而，這些人，對於小二這非常的死，雖在某一瞬中曾現了詫異，但跟着，並且長久的，是冷淡的漠視。好像大家都忘了，在這鄉村中，曾經許多年月有過小二這一個人，他是整天不停的勞動着，辛辛苦苦的在別人面前。

倘若有人忽想起小二，只因為這人有了什麼費力的事體，須得有一個肯耐心耐煩的賣力氣的人。此外呢，那便是大家相聚着，在閒談中，算是一種開心材料的，欣然大聲的這樣說：

『傻子……小二要算第一呀！』

那個大學生

我住在一家公寓裏，是一間小小的正當中的北房。凡是北京式的房子，都是三間或五間爲一排，像一個高大的長方形的匣子，規規矩矩的，東西南北相對的平行着，但這房子一流落到開成了公寓，那內部貫通的地方，就給一些乾枯的蘆蒿裱上白粉紙，隔斷着，把中間的窗櫺退了進去，兩旁房子的側面劈出了新的門，於是這每個的平行，就成做凹字形的模樣，也就變爲單獨而又相聯着的小小的房子了。

住在這房子，對於那相挨的隣居，是無法去躲

避那不見形的密切關係；因為只隔着一重薄薄的紙隔扇，無論何種響聲，縱是很輕微的，也都會坦白地，自自然然的流瀉過來。這是我許多年所得來的經驗。

所以，能够安安靜靜的，在任何時候只知道自己一人的動作，而不曾受到別的擾亂，是應該僥倖在我左右的房子是空着。

爲了這緣故，當每次有人來看空房子時候，我就擔憂，覺得將有什麼惡魔之類的東西來破壞我周圍的安靜，忽然恨起勤勤地招徠顧客的伙計，並且厭惡到看房子的那人；有時，我曾想，把這兩間空房子也租來好了，因之，我又發生了另一種感想，懊惱到自己太窮，窮人是必須等待着一切無因而來的迫害的！甚至，我想到前門外『天成老舖』去買一面銅鑼來，用力的搥，表示我也是很胡鬧的一個人，在有人來看空房子的時候。然而這自衛的思想，終不敢實現，原因是因為我忽然了悟到別人全喜歡胡鬧的，假若聽見了鑼聲而認做是他們很好的同志，竟住了下來，豈不是招虎入門，自討苦

喪麼。

此外我沒有另一防禦的方法。

我只用懸慮的心，蕩蕩的，去揣測每一個看房子的那人的心意，一面私祝着空冥間有一種力與我以幫助：願住下那室房子的人是一個例外的好人！

就在沒有人來看房子的時候，我的思想也常常會奔騰到那方面；真的，那死寂的空房子，已成為我不能忘懷的極擔憂的事。

『豈有此理』，我常常想，『這一點點的事也居然給我這樣大的痛苦！』

其實，說是担着憂，還不如直說是沉重地擱着許多罪惡，更為切實吧，所以每見到每一個來看房子的那人臉上的表情，現出在租價或房子方面的不滿意，搖搖頭，我就酒然私喜，覺得我這回又得救了。

這自然是一個損失：我的思想——不，簡直是心靈的一部分是毫無解脫的為這事犧牲！

然而這空房，在我東邊的那間，終於搬來了一

個官僚模樣，衣服漂亮的年青人。

『真糟糕』，我想，『這是一個部員或和部員相類的當差事的，必定更胡鬧……』

可是第二天在此君的門楣上，却釘出一張名片來，自白他是『皇宮大學校』的英文系學生。

『原來——』我又想，『一個學生，這比那當差事的，該要安分點吧。』

幸而我對於此君，並沒有作過若何的希望，像我所私祝的例外好人，否則，其失望，我該是無力去擔當了。

那個學生搬來的那晚上，很忙亂的，一個人在房子裏走來走去，收拾他所有的物件，於是在他脚下的那一雙硬牛皮的鞋底，踏在地上，不停的，叫出那吱吱吱，就混合到其餘的許多不同的響聲：抽屜子，拖床籠，推書架，以及放下洗臉盆，放下櫃子盒，放下痰盂，……

忽然從這些響聲中，發出了異樣的，消隱散漫的聲音，是打破了茶杯之類的磁器聲。跟着，此君

就含怒的——然而不是那麼爽利的叫了一句：

『媽拉登……』

接上他的腳尖就向磁器的碎片去蹴了兩下，就又發出細末的清脆聲音。

零碎和紛雜的物件亂過之後，是近於夜深時候，全公寓的住客都安睡了，周遭現出寂寞來，但此君還在努力着，跳上板凳，跳上桌子，上上下下的，用鐵鏈在牆上到處釘釘（鐵的聲音就引了不堅實的牆的顫動），掛起許許多多的中翼畫來，所以那裱覆得發閃的畫幅，就嘩嘩呱呱的叫，像蛙鳴似的。

隨後呢，一種急促的東西奔到痰盂裏，發過一陣喳喳的水聲之後，這才滿足似的，躺到床上去，但好像還不曾蓋好綿被，就呵呵呵呵地哼出了鼾聲了。

第二天，那個大學生一起床，雖說近午了，但還是睡眼惺忪地，把那張名片用水紅色圓釘釘到門楣上。

於是就站在房門邊，慢慢地扣鈕子，同時是長

久的把蘋菓綠的綢褲帶露到兩膝邊，並且抖起嗓子，帶着威風凜凜伙計。

伙計來了，他便大聲的喚道：

『打臉水，要熱！』

『要熱……』這響亮的音波蕩到屋上去了。

等到洗臉水打來時，他才吸着那淺湖色緞子繡花拖鞋，風流態度的，塔塔地進房去。

他彎着腰，伸長頸項，嘔似的咳着，掙死一般的括着舌頭，——正在這當兒，他的朋友就來了，一擁是五六個，全漂亮，頭髮光溜光溜的，並且每個人有一雙相似的眩眼的花緞鞋子。

『好Beautiful！』一進房門兩三個客就同聲這樣喊。

那個大學生遂停住他的作嘔，站直了，拿下薄薄的銀括舌，便用手指頭抹下那上面像瘡膿一般的舌苔來，毫不經意的順手就擗到臉盆裏，——盆裏的水就漾了一下。

『不見得——』他咕咕的說，却現出自滿的一個笑臉。

『客氣！』另一個客回答。『假使說上海話，這房子就叫做頂呱呱叫！』尾聲是特別用力的。

大家遂哄然的打起了哈哈。

『哈哈……』這笑聲還在響，也不知是誰，却失了神（好像是一伸手），把窗上的玻璃碰破了：這燒料的傢伙就發出許多響亮的清脆聲音。

爲了這意外的事，那略低的哈哈又重新響起來了，並且是更複雜更樂然的。

不久其中的一個客忽勉強強的停住了笑聲，從餘笑的臉上，張開圓的嘴，叫道：

『碰破玻璃，這是預兆，哈，你今天非輸錢不可！』

『我不信——』一半是笑聲。

『我有過許多回的經驗了——準輸的！』

『準輸！』接着又是哈哈笑。

聽到玻璃打碎，公寓的伙計就跑來，是一個瘦黃，帶點櫻樣的鄉下小子，站在祇剩着空框的窗外面用眼睛向裏面直瞄。

『看什麼！』

『玻璃……』被威武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停半晌才囁囁的說，『玻璃打……』臉上却發笑。

『什麼？』那個大學生在房裏又咳。

小伙計便告訴他，說玻璃打破了，這於颶風下雨都不便，是要補上一塊的。

『那自然！』

『那末』，小伙計又討好的囁囁的說，『陳先生，您就給六毛錢吧，我替您配一塊去。』

『誰說，玻璃破了，還得我掏錢？』

『這是您先生自己打破的——』

『媽拉爺！』

『你是先生，可不要罵娘——』

『罵你，怎麼樣？』

『那我也有嘴——』

跟着就發生擾亂了。

這擾亂平息了之後，瘦黃的小伙計變了蒼白，怯怯地躲在房裏土坑上面，腫臉，青鼻，耳朵上流些血，用戰慄的手去撫摩那肩膀，那胸部，以及那背脊，餘剩的眼淚鎖在眼眶裏發光。

但同時，公寓的掌櫃便謙卑的站在那個大學生面前，柔順得像一個小女人似的，下聲低語的認錯，陪禮，還另外說了一些恭維話，又滿臉春風的走了出來，諾諾連聲的答應：

『是的是的，馬上就去配，準馬上……』說了，就用嚴厲和冷淡的臉色到別的房间裏去要賬。

於是那個大學生才沒氣了，恢復了原狀，該笑在客的中間，却伸出那剛剛用過力氣的拳頭來，揚聲說：

『憑這個……他媽拉爸……就再來十人，也不行！』說着，得意極了。

一個客就讚歎：『你真會兩手！』

『可不是！』他即時答說，聲音更分外的快樂了，『在我十五歲——不，實在的只十三歲半，我就學完了全套的金雞獨立法！』遂平平地張開兩臂，做出就像是鷄的兩隻翅膀。

他又補充一句：『我的師父就是四川峨眉山
的鐵頂和尚！』

『怪不得，你一張手，那小子就滾遠了，皮球

似的！」另一個客又讚歎。

『我還不！用勁……假使……他媽拉爸，早就見鬼了！』

『真可以！』這又是另一個客。

於是那先前的響亮哈哈又響亮了。

突然一個客提倡說：

「別儘笑，來，咱們現在來四圈，怎麼樣？」

大家就附和的贊成了。

桌子和板凳，遂急促的響動起來，麻將牌像暴雨一般地散到桌面上。

大家的談笑便到了另一方面。他們差不多是連續的，彼此說出極通俗的俏皮話，是想從別人身上得到屬於肉感之類的淺薄的口頭便宜，甚至於像英文的 My Wife 這兩字，也居然被採用了，時時在各種的醜誕，刻薄，和戲謔，笑聲中響起來，來回的流蕩於香煙的煙霧裏面。或者，有一個人從牌理中得到了某種幸運或某種失利，這就被動了，歡樂的嬉笑和惱怒的叫鬧同聲的糾纏着，並且屬於失利那方面的，就把那無知覺的小木塊用力的擀

下去，擊到桌面上發出更凶的噼的聲音，又像是洩憤似的，沖口而出的叫了一句：

『媽拉爸……』

有時，許多的聲音閃然了，這是因為一張牌，大家根據自己的意見，討論應該不應該打，便各不相讓的爭執着，至於吵鬧了，也像是潑婦罵街似的。

到牌聲靜寂時候，天色已漸漸地黑了。

『我們還沒有吃午飯呢。』一個客說。

『啊，可不是？』

大家這才覺得，肚子是空空的。

於是從黯澹的房門口，便擁出來了一個活動的顏色漂亮的人堆。

這晚上他回來時，在背後，便緊緊的跟來了一個又矮又小，類似學生裝束的年青女人。

關於這女人，公寓的掌櫃就向他解釋，說是因為警察廳的禁止，頂好是——

那個大學生登時就發怒了，把拳頭向桌上一擊，桌上的墨水瓶便像小鳥一般的跳了起來，瞪眼

的說出——凡是可以使他過分的自尊和自傲的誇張話，差不多都在嘴唇邊嚮透了。

最後他又示威說：

『只要他敢！……媽拉爸！……有多大胆子？拉到咱們司令部去，宰這小子！』

因為在目下的古城，正是這大學生的老鄉們獨霸而且是大盛時代，所以這區區的公寓掌櫃，祇因了『媽拉爸』這方言的出處，就必須慄然了，——況乎這掌櫃還是買賣中一個聰明人，諳時務的。

『本來，』所以他連忙極謙恭的陪笑說，『我們開公寓的，只要先生們喜歡——』

『不要我話！……誰不怕宰，誰就來！』

掌櫃卻悄悄地走了。大學生就轉過身去，向女人——那又矮又小的身段長縮在燈影的一角。

『不要緊的。』他一半安慰的說。

女人才勉強的現出笑容。

第二天，太陽照到院子時候，在鮮明的曉光之中，現出一個苦的病容和瘦弱的身體，這便是那又

小又矮的女人，羞羞怯怯的走出門外去。

在房子裏，大學生是躺在牀上，擺着四肢。

那個大學生還會哼戲。

他哼的戲是整齣的「武家坡」，所以常常是很雄邁的唱了一句，緊接的却是女子的尖聲音。每當他唱到愈加高興的時候，便搖頭，並且把全身都擺動起來，腳兒用力的拍到地上，或者他的手指頭也幫了這個忙，敲着桌上，發出噹噹噹噹的響聲。

在唱戲中，他也常常拉起二胡來協調，可是那絃上所發的聲音，却像豬入屠場的喊叫，——這不但惱別人，他自己也生氣。

『見閻王去！』生氣到極點，胡琴就在他手上嘩剝的打斷了。

這樣不灰心的學胡琴，是嗜好於音樂的一種志願嗎？不。

那末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學？

其中是隱藏着一個秘密在。

秘密是從他和他的朋友們談話中間暴露出來

的。

他說：『媽拉爸，越拉越像牛叫！』眼睛便狠狠的望到胡琴上。

『慢慢來，』一個朋友說，『像瞎子走道似的，總有一天，達到你的目的。』

『拚角有耐心，』又一個說，『難道學胡琴反沒有？』

『可不是！』那個大學生似乎歎氣了。『然而那個鬼——她就知道，要我受這個苦！』

『別說鬼——鬼給人家聽見了，不怕她不要你下跪！』

『鬼，這名字，真是侮辱人！你真不對，為什麼把心愛的人叫做鬼？』

『那不是成心的。』大學生分辨說，『不說她，就是我自己，我也忍不得心——』

『肉麻話！』

哈哈便打起來了。

他急急的又說：『別開玩笑！這幾天胡琴老拉不好，心焦透了！喂，老王！你可不可以替我說情

去，拉琴換別的條件，不成嗎？」

『誰叫你要和她合唱「武家坡」呢？要合唱，那就得會拉胡琴……』

『爲什麼定要我拉？』

『那也許對於你太蜜咧！』

『什麼「蜜」！她簡直是給我苦——』

『那不對。人家怎麼知道你老是拉不好呢？』

『哼，』大學生又歎氣了。『總而言之，我倒運！什麼都行，就是胡琴拉不好，單單人家就要我拉得好胡琴，這不是故意和老陳開玩笑嗎？他媽拉爺……』

『要想吃天鵝肉就得有吃的本領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這談話的結果是努力，是加勉，是挺奮而前，於是大學生便下了決心，差不多是整天的，抖起嗓子，尖起聲音，唱着『衣服破了』『自己縫』等句，一面就小心心的勤勤地拉着胡琴，然而那琴聲却像不可馴服的野獸一般，始終是倔強的，如同豬之類臨死的喊叫。

大學生匹氣憤的自語說：

『和老子搗麻煩，——媽拉爸……』

雖然如此，然而那個大學生在另一方面，究竟還表明他是一個大學生，這表明就是那些簇新的，不曾染過指紋，其中的每一頁都如同處女的心，是隱秘着，從沒有給人的眼睛遊歷過的英文書。這些書，是滿滿地，端端正正的排列在書架上，——而這書架就等於這些書籍的永遠的一個墳墓。

然而在這些書的外表上，大學生却很能夠盡他的殷勤，常常是極其謹慎的，用雞毛帚拂去灰塵，盡誠盡意的保護那每本封面的漂亮顏色，和輝煌眩眼的金字，——便成爲這房子裏頂雅緻頂美麗的一種裝飾。

他又致力於幾個洋式信封上面。這信封是放在墨水瓶和『英華對照字典』中間，寫着英文花字的中國地名和姓名，雖說曾很早就貼上了郵票，却永遠不付郵去，只是安放着，安放着，幾乎像了一種古物陳列品，也就是他的用意：僅在這一點，

不是已顯明的表明他自己懂得英文了麼？

但是爲什麼不更隨隨便便的打開一本書，平平地放在桌上呢？這不難說，多半是因爲他還不曾想到這種妙法的。

他又特別的做出官僚模樣，歪着嘴，咬住五六寸長的假琥珀煙管，吸着香煙，因爲這煙氣散到臉上來，就半睜着眼，搖搖擺擺，慢步的走了出去。

這一走，常常是直到夜深時，才把公寓的大門搖得像鼓響，進房了，便酒氣氤氳的開始唱『武家坡』。

『哈哈……』

並且這笑聲，在靜寂的夜裏，像是一聲雷，響到遠處去了。

倘若那個大學生遇見了同寓中的或一人，而這人的衣服是近於寒儉或樸素，他立刻就高高地抖起藍色華絲葛長袍，故意弄得飄揚了，並且還露出那水紅色環白邊的裏子，露出那淺湖色的綽脚，

又露出一小節蘋果綠的綽帶，……極力顯現他自己漂亮得像一個頹於妖精的女人似的。

但在他臉上，却是堆滿着自做自誇的飄然神氣。

一個星期後我搬到另一家公寓去了。

雖然是逃脫了那個大學生，但在成人用大的嗓子喊伙計時候，我就會不自主的想起他，以及屬於他的各種可駭的事象，好像我的心還飄蕩在這種外來的擾亂之中，耳邊又響起一種聲音來了。

『媽拉爸……』

於是那個大學生就又活現在我眼前。

北京

北風裏

紙窗上沙沙沙沙的響，照經驗，這是又颳風了。

這風是從昨夜裏颳起的，我彷彿知道。颳巴風來，天氣又變了。我剛剛露出頭去，就覺得有一種冰涼的東西，溼溼的貼到臉上來；棉被裏面是暖和得多了。

『這樣的天氣，怕要凍死人呢！』我想，便縮下頭去。

在平日，我有一種習慣，是醒來就穿衣，就下床，然後看報的。這時却異樣了，揣緊一下周身的

棉被，讓整個身體在小小區域的溫暖中，多挨一會兒；而這挨，在這樣天氣奇冷的北風嗥叫時候，可算是一種幸福罷。

因為掛念着自己的文章被登載了沒有，想看一看太陽報的副刊，便又露出頭來，吸伙計……可是趕緊的就把這聲音拉住了，這是忽然想到，欠了送報的兩個月報費，前天的報就給停送了。

沒有報看，眼睛便往別處去溜，却發現那牆上的一個小窟窿，圓圓的，忽露出一個尖形的小小的嘴，那嘴上，又閃出兩小點黑色的光。

『哈哈，這原來就是牠們的窠！』我想到無論在白天或燈光底下，無意中常常見到的那些黑毛柔軟的小動物，胆怯地四顧，悄悄地走，張着弱小却伶俐的眼，遊行在我的書架和桌上，就是躲藏在這個小窟窿裏的。

於是又照樣，一個兩個，連續地出來了，最後的那個是更小而更機靈的；牠們是彼此觀顧，把翹起的長鬚去表示本能的作用；大家賊似的，慢慢地走，成爲一個極安靜的又滑稽又可憐愛的小小的

行列。

發現着這些耗子，這獨寢的客舍，便顯得更寂寞。

『該剩一個饅頭來……』我想；然而因怕冷，我的頭又縮到被裏去了。

那一小羣的耗子也許還在覓食而遊行，而終於感到失望吧，但我不去想這事了。我這時填滿在心頭的，依舊又是那天氣的冷。

天氣冷，冷極了，可以生起大的火爐來，憑那火，熊熊的，把房子裏面變成了春末天氣，人只要穿夾衣，——這樣的過着冬，冬天似乎也並不可怕了。我想。

然而我忽然覺得，從上海晨暉書店寄來的稿費，用到昨天，所剩在衣袋裏的只是兩張（或三張）二十枚的銅子票，和幾個銅子了，火爐雖然可由公寓裏按月租價一元的代安下來，但是煤，這樣的來處却難了。煤，至少要買二十五斤吧，倘若一百斤是九毛，也得兩毛又十枚，而這數目我就無法湊足了，而且——生火還得要劈柴呢。

常常被兩三毛錢所困住，這真可惱；但這窮，雖說可惱，却因為是常事，隨着也就爽然了。且覺得在這個時代裏，歐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寶貝，一個著作者被人漠視，正是應該的。其實，即有了那麼太平的時候，在一切都比別個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國度裏，著作者能得到什麼人都應得的兩種生活的享受，也不見得。

『那末，你改途好了！』我又向自己嘲笑。

改途，這或者能攬得較好的生活，並且要遠離艱苦，似乎也只有這改途的一端了。但是我，聽說會常常對於著作者生涯的慘澹而生逆強烈的反抗，而轉到悲觀去，却究竟是生平の嗜好，無法革掉了。由是，那所遭遇的窮况，不正是分所應得的麼？

然而事實倒底是事實，每因窮，把一切的憤怒都歸到稿紙上去，而且扯碎了，團掉，丟到濫紙裏，是常事。

可是，要生活，終須攬住那稿紙墳上藍色或黑色的字去換錢的；因而在許多時候，稿紙變成生命

似的頂可愛的東西，而且對於那些扯碎的又生出
很厭厭的慚愧了。

『如果命運有分做幸與不幸，那末，像這樣生
活的著作者，便是屬於那不幸的！』我常常想。

今天因為沒有錢買煤，我所想的又是這些事。

開頭想這些事的時候，是苦惱，而且帶點憤憤
的，到最後，這惡劣的情緒却安靜了，於是我又平
心的向事實去着想：

縮在被窩裏，溫暖固然是溫暖了，而想就這樣
的捱下去，不喫飯，不看書，也不寫文章，這究竟
是不很妥當的事，因為天氣既然驟冷起來，說不定
是延長的更冷下去了。那末，火是必須生，煤也就
應當買，是無疑的。

『那只有這辦法！……』我想，決定了，便露
出頭來，並且把整個的身體離開那小小的溫暖的
世界，下床去了。

風還在窗外亂叫，可憐愛的小動物的行列却
不見了，但在房子裏，是依樣充滿着冷氣和寂寞。

我從床下拖出一隻舊的黑色的木箱來，輕聲

飄的，而還感觸，猛然就使我愕然了。我知道，在這箱裏面，所餘剩的，只是一件爛了袖口和脫了鈕子的竹布長衫，和兩三條舊的或破舊的短褂褲，以及幾雙通底的麻紗襪子，還有的，那就是空氣了。

我無力的把箱蓋蓋下來，眼光從這滿了灰塵的木箱上面，遲緩地望到牆上去：那裏是一張放大的雪業的像，在下面，偏左些，便是那個頗深的圓圓的鼠穴。

『這洞，這樣圓，和洋錢差不多……』

眼光從這窟窿上轉移到別處去，全是黯澹的紙糊的壁。

我躊躇了。對於這唯一的計劃的失敗，是出乎意外的；但這時，既下了床，又不願再滾進被窩去，那自然要想出一個法子。

在這種的情形底下，最方便的，自然是抽出屜子來，或伸手到衣袋裏，忽然發現到在什麼時候忘却的一張鈔票或一塊洋錢，——然而這無望。其次呢，就是向附近的朋友處去拿，而這，又艱難，因為較闊的像僚官氣派的朋友是從來沒有，就少爺模

樣的朋友也難得，而光棍的朋友其情形當不會兩樣，或許是更窘了。又其次，是想來一個恩人似的不速之客，這却是，類乎很滑稽的可笑的夢了，更難實現的。

各種從模糊思想中出來的希望全無用，這使我更費躊躇了，

眼睛又不自主的向四處去溜，慢慢地就光顧到單薄的那兩條棉被和一隻丁玲君送給我的鴨絨枕頭。

『那只有這辦法……』我又想。

這枕頭買來是花八元錢，要是當，兩元至少一元總可以吧，可是當舖的先生們不要這東西；棉被在冬天裏放到當舖的櫃檯上，這差不多是奇貨，是很可以抬價的，但一想，這樣的冷天，到夜深時，一個不是粗壯的身體只蓋着一床棉被，而且是又舊又仄；單薄的，倘因此受了涼，病了，不是更壞的事麼？

在眼睛裏是絕望的光，却轉動了，於是又看見那清秀的詩人雪萊的像，以及那個像洋錢形狀的

鼠穴。

這時有一種希罕的感覺通過我的腦，我心想，却笑了起來，但接着就黯然了，——是想把這詩人的遺像去解決我的難題！

詩人的像在放大時是花了四元，鑲在一個價值二元的一隻木框上，從數目算來，共是六元錢，那末，變賣了，至少總可以得一半的價，是三元。我想。

然而我的心，立刻就浮上罪惡似的，非常的慚愧了。但在我的眼睛裏，年青的詩人，依樣是英俊的，且帶着女性的美，靜默着。

一陣更大的風把紙窗打得急促的響，我便抖了一下。

『真無法……』

於是我跳上桌子，從牆上，拔出一寸多長的鐵釘，連着很長的白色棉紗繩，把雪萊的像拿下來了；在手上，木框是冰塊一般的冷。

抹去了玻璃上的灰塵，很厭仄的挾着詩人的像，出去了。

北河沿的淺水已凍成堅實的冰。柳樹脫去了除留的殘葉，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，像無數鞭條，受風的指揮向空中亂打。很遠處都不見一隻鳥兒。昏濁的土灰從地上結羣的飛起，雜着許多爛紙碎片，在人家的門前和屋上盤旋。行人都低着頭，翹着屁股，彎着腰，掩着臉，在掙扎模樣的困難的邁步。洋車夫抖抖地扶着車把，現出憂鬱和徬徨的神色。發威一般，響在四周的，是北風的嗥叫，却反把這平常頗熱鬧的街道，照得更蕭條冷落了。

包圍在瀰漫的灰塵之中，是不可開口，一開口，準灌滿灰塵的，於是洋車也不敢叫，只是順着河沿，前進似退的努力的走。

這樣盲目的走路，我非常擔心，說不定絆上了石頭，磚塊或樹根，跌倒了，碰壞了玻璃和木槌，那我的希望就破滅了。

幸而好，很平安的走到了東安門，轉向西，便到了一家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。這店裏的東西確是雜極了，自紅木的桌椅至於缺口破痕的盤碗，又有頗舊的清朝三品官所代表的珊瑚頂和紅纓，以

及最新式的開花礮的彈壳，……滿屋是雜亂無章的，看着，會使人的意識變成散漫了。

但是我只注意着有沒有類乎挾在我臂下的這東西。

在兩枝鹿角交叉的放着，和一隻藍花碎磁的花瓶底下，我聽見了，一個木框，裏面鑲着一張油印的外國風景畫，使我就歡喜起來，因為在路上，我是非常擔憂人家不要這類東西的。

從那很厚的藍大布棉門簾旁邊，擠出一個人來，是粗壯，奸滑，一臉麻子，只聽這模樣，確鑿的，便認出是這店的掌櫃了。

他用淡淡的目光看我。

我想向他說明我們的買賣，但是想，而眼睛又做出像剔選什麼舊貨一般，笨拙的，向雜亂的貨物去不住的巡視。我不禁的就猶豫起來，心慢慢地起了波動了，不敢把臉轉過去，好像在我背後的是一個魔鬼，我覺得對着這些不類的東西，我也成為其中的一件貨物了。

我非常納悶，一個人和當舖成了相熟，已很久

了，常常是爽然的把包袱向櫃檯上一推，坦然的說：

『要三塊！』或是『你瞧得了。』

倘若那當舖的先生無所用意的來打招呼，說，『你來呀……』我也會很自然的點一下頭。並且，因此，我曾想，只要把進當舖去的這付厚臉皮，拿去和社會上一切人交際，必定是非常老練，而這樣，踏進官場和窰子中去，是容易而且不會受窘受苦的。

爲什麼一到了這雜貨店，臉皮又嫩了，惶惶若有所失，竟不敢乾乾脆脆的把像極從臂下拿出來呢？這奇怪。

『你要什麼？』突然這聲音在我的腦後響了。

這問話真給我更大的束縛！我全然苦悶了。我想說出一句答話，但這話又給許多莫明的力牽制着，只在我的喉嚨裏旋轉。

『看看。』這聲音響出來，雖說是很勉強，很遲疑的，我心上却彷彿減去了什麼，輕鬆的好多了。

在我的腦裏便衝突着兩種思想：回去呢，還是

賣？

『要什麼？』那掌櫃又問。

我的心便顛顛地跳着，沉重的轉過身，想做出老成樣子，却覺得一團火氣已滾到臉上了。

『這，』我從臂下拿出那像框，用力的說，而聲音，反變成暗啞了。『這賣——賣給你。』但這樣，我已經得到說不出的無限大的輕鬆。

那淡淡的眼光射過來，我覺得臉上是潑了一盆冷水。

像框在粗黑的手上，翻轉了一下。

他又看我一眼，便帶點鄙薄的笑意說：

『要賣多少錢？這像片是外國的窰子麼？』

『不是！』我擺一下頭，簡捷的回答，同時覺得這窰子兩個字，是一條皮鞭，我的心就印上這皮鞭的傷痕了。

『是戲子麼？』

『不是！』

『那末，是什麼人的太太吧，是總統的太太麼？』

『不——這是一個詩人。』

『一個詩人？』他驚訝了，又現出鄙薄的笑意，把像框翻看了一下。

『要賣多少錢？』

『三塊！』說出這話來，我彷彿是在當舖裏了，胆子便無端的大了起來。

『什麼，』那掌櫃又驚訝的說，『要三塊？這差遠了。』便冷冷的把像框遞過來。

接過這像框，對於詩人的抱歉的心情似乎輕減了一些，但忽然又感到空虛了，好像一個人走出這雜貨店，就無着落似的。

我終於忍耐的問他：

『你說，到底給多少錢？』

『差太遠了，三塊！』

『你說一個價好了。』

『差太遠。』

『你知道，管是這木框，也得兩塊錢。』

『那不能這樣說。買來自然是貴的，賣出就不值價了，普通是這樣的。假使那像片是個窩子，那

還可以多賣些。』

聽到又說『窰子』，我憤然。無端的把羞辱加到已死的詩人上面，這未免太歉仄，而且是太可傷心的事了。本來在市叢面前，說出詩人這名稱來，已是自取其辱了，何況還當這被視為小偷之類的時候，然而我還得忍耐，我不能就這樣氣憤而走開，因為別處有無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，是很難說；縱是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於是我又開口了，却是說：

『這像片不賣，只賣像框，你說給多少錢？』

『那咱們不要。』他慫慫地說。

『真可惡！』我想，『這種東西會如此倨傲，簡直是夢想不到的。』便挾上了像框，走出這雜貨店。

剛走出店門口，迎面就飛來狂風，混混沌沌的昏濁的灰塵，像猛獸想吃人一般，撲過來，我的頭便趕緊的低下了。在風中走着，我的心是堆着比風還凶的紛亂的情緒。

心想：倘若我有權力，憑我這時的心境，我是

很可以殺死許多人的。

自己以為可憐的買賣既然弄僵，而且反招了氣憤，另一面對這詩人的像又覺得很抱歉，我就完全沉默到苦腦中去了。

我忽然想起俄國現代的一個作家了，他在著作方面雖享了頗大的名，却是凍餓死的，因了這，我以前常對自己的嘲笑，就又來了，說：『那末，你改途好了！』然而這却是——嘲笑而已。

現實的生活是像一面鏡子，十分光明十分親切的照在心上，使我又想到，到了獨寢的客舍，又得孤另另的躲到被窩裏去；至於煤，縱是只要二十五斤，那也只能在希望中算是滿足了。

踉踉蹌蹌地低頭走去，彷彿是到了橋邊，風力更大了，這因為我向北轉，風就是從北面吹來的。我的衣袖差不多是整個的遮掩在臉上，但走了兩三步，又得停住，勉強的張開眼來，看一看前面的路。

幾乎是兩種力相擊的形勢，我和風，不斷的抵抗着，奮勇而終於艱難的邁步；橫在我胸前的，不

像風，却像是有力的冰涼的水。在我衣袖掩不及的地方——額上，頰邊，和耳朵，便時時被許多細小的沙粒或磚瓦的微末，打擊着，發出燒熱的，帶點癢意的痛楚。牙縫間也滿了咬得響的沙之類。

在路上可憐我自己鉛一般的灰色的黯澀生活，和厭惡這北風的揚威，和那掌櫃的倨傲，是具有平均的力。

到了寓所，並不發氣，却也用力的推開房門，那黑毛光滑而柔軟的一羣小動物就受了這震動，徬徨地，逃命到牆上的那個小窟窿去。

把雪菜的像放到桌上時，驀然見到那蛋形的鏡子裏面，是現着一個年青的，但是憂鬱，滿着灰塵，像煤舖伙計竹污濁的臉。

我毫無意識的把眼睛看到周圍，除了那小小的鼠穴，到處是幽黯的紙糊的壁。

紙窗上雖是不斷的沙沙沙沙的響，但是房子裏，依樣是荒野一般的寒冷的寂寞。

北京沙灘

愛之潮

浮生是一個翻譯者，他多半靠這翻譯得一些錢，爲他們三個人生活的津貼。

這一天，也和往天一樣，當他在朦朧中，惦念着昨夜未曾譯完的文章時候，忽然醒來了，隱約地看着那窗上，還是籠罩着一片初明的灰白色。從頸下的枕邊，他摸出了一隻大的，鋼亮的電光錶，那小小可愛的長短兩條針，正相壓着指在發藍光的6字。

『又是這個時候……』他想。

於是偏過頭，向床裏，再張開惺忪未退的眼

睛，是意外的，他的心不禁地就動了起來，因為他看見那蓬蓬鬆鬆的黑頭髮，散亂在白色的枕上；那因了這瞥兒，他的眼睛更發光了，溜瀉瀉的注視到豐滿的，並且帶些睡意的紅潤的面龐……在那裏，他不及去細細地欣賞那削長黛色的眉毛，密密閉着的眼，小的笑渦，薄的微紅的嘴唇，……他就趕忙的昂起頭，爲了心脈跳動的鼓勵，笑着，幸福而且愉快的，把臉兒急促的挨近去。

他的太太沒有什麼表示，依樣睡着，安安靜靜的，接受他各樣習慣了的，但每次又覺得很新鮮的愛的動作。

最後，兩個發燒的臉兒分開了，他又忽然見到那白的豐滿的臂彎裏，正睡着毛氈氈黃頭髮的可愛的嬰兒，於是他又把濕的嘴唇，移向那小小的臉兒去吻了兩下，這才悄悄地爬下床去，繼續的去譯他未完的契珂夫的小說。

『這一篇，大約有三萬字，——總可以得到八十元，至少也會有六十元吧……』他一面寫，一面默默地計算。

忽然，一種新的感想奔來，使他發笑了：『像這種工作——不，是應該這樣說：真沒有想到，外國的一個作家，並且已經死得很久了，却吃他，吃他死後所餘剩的心血之點點滴滴，來生活，並且是生活到三個人——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，還另外一個娘姨，——哈哈！』

『然而，』他聯想到別的事情了。『許多人都堂皇的高標着介紹什麼外國文學，而暗中還不是和我一樣，整本或零篇的賣錢，吃他麼？所相異的也很有限，只是用的口號不同吧了：我是爲生活，而他們是爲介紹！……………』

『總之，』他接着在腦筋裏判決了。『爲我們用各種的口號去占光，單憑這個緣故，外國多出幾個偉大的作家，我們的錢之來源，不也就廣大起來了麼？假使不對自己撒謊，是誰也不必嘲笑……』

雖說在感想着許多事，但筆兒在他的眼光底下，還是不停的生動着。

他翻開原文的另一頁，覺得還有兩三千字，於

是偏過臉，看那桌上的自鳴鐘，是將打起八點，他
想，到九點鐘時候，無論如何是要譯完的了。

這時候忽聽到他太太在喊他：

『怎麼不叫我？什麼時候起去的？』聲音是柔
和的，充滿着喜悅。

『好久了。』他答說，是隨便的語調，並且不
抬頭去看，只是譯他的小說。

他太太，是一個熱情的，須要愛的撫摩的女
人；所以一聽到那類於敷衍的冷淡的答語，便感到
不滿足，因為她原先叫他，是希望他丟下筆兒，趕
忙的跑來，像往日一樣，急促而且魯莽的，把嘴唇
的熱氣灑她臉上，臂上……

『我也起來。』

然而他沒有答應，只是一心一意的看着筆尖
的顫動。

『阿爸，』於是她學她的小孩子的聲口，又
叫他，『你的寶兒要起來呀！』並且用極嬌媚的眼
光，等待他的撫愛。

假使在這時，他丟下筆兒，走過去，縱不必癡

狂的，擁抱她，和她接吻，她也一定會快樂着，用裸露的手臂去圍繞他的頸項，並且做出許多近於風騷的怪樣子，扯起半開半閉的眼睛，或用紅的，可愛的舌尖去舐他的額巴，嘴角，……以及半顫慄的陶醉的聲音說：『是不是，你的寶貝乖，寶貝的媽媽也乖？』那末，幸福的歡樂就充滿着他們全個宇宙了。

然而浮生却沒有這樣做。雖說他也知道走攏去並不費力，是常有的事，但他却很不經意的輕輕地響了一聲——嗷！

彷彿在這『嗷』的餘音裏面，他覺得有點冷淡吧，於是又接上說：

『好！起來……』頭還是低着。

爲了過多的失望，這個富有熱情的女人，便發氣了，帶點傷心的，然而她又忍耐着。因爲她知道，倘若她任性起來，是會失掉她眼前溫和的景象，會使那因生活的勞苦而易惱的男人，大肆其潛伏的，神經質的憤怒，繼續的暴燥着，甚至於摔碎了茶杯，鏡子，墨水瓶，……以及別的物件。

但在忍耐中，她漸漸的想到自己的被冷淡，被嫌厭，好像就真的是一個不幸的被擠棄的人，於是就更大的傷心了，而恨起他來。

『是的，不必再掩飾了，你是已不愛我了呀！』這無根據的感想，來激動她，眼淚便湧了。

『本來，』她接下想，『兩年多了，怎麼還不厭倦呢？』因而她又回憶到許多可愛的甜蜜的時光。

那眼淚，就爬虫一般的，流滿她的臉上了。

她的小孩子，在她默默的流淚中，却醒來了，但沒有哭，祇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向四處窺望，小手小腳蹬起來，蹬踢着蓋在小身體上面的棉被。她忽然發覺到他——這個肥碩的玲瓏的小孩子，還在平常，她就像得到新的生命或靈魂似的，用力而又輕輕的，去抱他，吻他臉上及身體的每一部分，然而在這時，爲了傷心的緣故，她反常了：不去抱，也不吻，祇伸手去替他拉下那棉被。

小孩子却喜悅了，全身活動着，那握成拳頭的小手就抓住她帶着戒指的指節，用力的送到嘴裏

去；吃乳一般的去吮，並且痴笑。

看着小孩子的可愛，她的心就軟了下來，不過意的，同時又帶點歉仄的意思，去吻他毛絨絨的黃頭髮，臉和手。

她輕輕地把他抱攏來，在他的耳邊低聲說：『我們回去呵，寶兒！我們不要再惹阿爸的討厭！什麼阿爸，你罵他，混蛋！……………』

可是小孩子不懂這些話，只望她蜜蜜的笑，並且滿着黃毛的頭，尋覓什麼似的，向她的胸部去攢……………於是她笑了，拉來棉被的邊，擦乾臉上的淚痕；並且她忘記了這小孩子是只吃代乳粉，便解開貼肉的襪衣，抖一下豐滿的乳房，把玫瑰色蓮子般的乳頭遞過去，塞進那窩窩的紅的小嘴……………

小孩子的全身都安靜着，祇用他急促的呼吸，去表示那充滿在小小心中的，無限大的快活。

她輕輕地吻他，撫摩他，對他微笑，在她和他之間及周圍是盈溢着小孩子的天真和母親的慈愛。

她已經忘却了正在低頭譯書的那個他。

但是他，他這時已譯完了那篇小說，很高興，心想着這一篇得到的稿資，儘夠給下月的房租，並且還可以替她做一件嗶嘰呢夾袍，餘剩的就統統拿去買代乳粉，……………

他就快樂的偏過頭去。

『還不想起來麼？』他笑說。

她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。

他完全沒有想到，在他譯書的時候，已傷了她的心，她已流過許多的眼淚了。所以他還是得意的，走過去，彎下腰，差不多是伏到床上說：

『你瞧，一個星期之後得到錢，不是嗶嘰呢和代乳粉都成了麼？』

她不語。

他以爲這『不語』是常態，是一種逗他玩的裝癡，於是他伸開手……………

用力的，他把他的手從臉邊丟開去。

『這是怎麼的？』他忽然看見到小孩子在吃乳。『你又忘記了，這吃乳對於你身體很有害的！』

『身體算什麼！』她冷冷的帶刺的說。

這時他忽然想到，在什麼時候，他又得罪到她了。

『無緣無故的又生我的氣，爲什麼呢？』

『爲了我自己！』這聲音更是冷冰冰的。

『真是冤枉……』他想；却賠笑的又伸開手去。

『莫這樣——』他一面誠懇的說。

然而，他的表示，又被拒絕了。於是他爲了委屈的心情，和受了莫明的一種氣憤，便忽然覺得，她太不能了解他！因爲在他譯好那篇小說時候，他以爲她看見他爲生活而忙，而苦，一定要給他相當或過分的代價——在吻和擁抱，以及用眼光去慰藉他，使他在疲乏中得到興奮，辛苦中得到歡樂，兩靈魂互相溶合的幸福，忘掉一切外來的各種傷害……

『你太不能了解我！』這句話，原先是忍耐着，隨後看她像故意尋釁似的，只是撫摩着小孩子，便衝口的粗聲說出來了。

她聽了，心就一酸，雖說還保持着緘默，但眼

淚開始向眼眶裏洶湧了，並且還心想：『的確的，是你太不能了解我！』

見到眼淚，浮生更發急了，心想這不幸空氣的襲來，真不知到何時才得消散；他以為這一場平地而起的風波，是應當她去負責，可是他恐怕這該詛的形勢的擴大，却又忍着。

他祇用因發急而變成粗暴的聲音向她說：

『好……我求你，莫哭了吧！真奇怪，無緣無故的！難道，這也是我的錯麼？……』

於是，因了這聲音，很安靜地睡在她胸前的小孩子，便受駭得哭了起來；她的眼淚也更多了，連續地滴到小孩子的黃毛上面。

處在這情形之中，浮生自己也明白，要無事，要使這暴風雨一般的空氣歸到安靜去，只須自己變軟了，用微笑的溫愛去揣摩她，吻她或和她說幾句下氣以及甜盞的話，她就會從眼淚中盈盈地笑了起來，並且把帶羞的眼光來報答他；可是他不要這樣做，他只希望她下床來，向着他，那末他會給她無限量的愛的溫存，同時也從她的默默溫柔中，

得到歡樂和安慰。然而她只是不停的把眼淚滴給小孩子。

因之，期待着，他漸漸地就由失望而惱怒了。

他急促的大聲嚷：

『哭，哭，女人總是擅長這個哭！眼淚是多麼使我討厭呀！』

其實在他的心裏，他還是怕她哭，怕眼淚又弄腫了她的眼睛，並且怕她哭後又會頭痛的。

『是的，假使女人會學得不顧體面，也能凶嚷時，女人自然也不必哭了！』

『好！你鬧，你打，做什麼都行，只不要哭！我算怕了你，我簡直要發瘋了！……』

『好哭，生來就這樣，難道你不知道？要後悔，現在還不遲，寶兒不會累到你的！』

說到寶兒，她這才覺得，小孩子是哭得很久了，於是塞過乳頭，但小孩子却躲開嘴，亂舞着手脚，好像只須要那被震撼的心靈的安慰；她輕輕的搖拍着小身體。

『爲了寶兒的安定，』她想。『一切都算了吧！』

然而，浮生因了她所說的每一個字，都充滿着挑戰一般的，強硬的稜刺，便更暴的發燥了。

他近於吼哮的叫：

『那，你要怎樣？說！我都隨你，只要你說，說呀！』

『我能說什麼？言語已不能表現我！並且，你也管不着！我自然會同寶兒回去的……』

『回到那裏去？』

『回我的家；你要知道，什麼人都討厭我，我還有一個可憐的母親愛我呢！』

接着，完全出乎意表的，連浮生自己也沒想到，他居然會有那樣大的力，把她抓起來，並且擲到床前的舊的一張沙發上；小孩子在床上哭得更凶了。

『滾！』他吼哮，『馬上給我滾回去！我不限定要女人來陪我生活的！』從他的樣子看來，幾乎是一個野人了。

她躺在沙發上，反止住了眼淚，因為迴旋在她心中的已不是傷感了，却是灰心的，類於覺悟的一

種意念：『這就是結盟，戀愛！幸福麼，倒不如死了的好！』

這時候娘姨從樓下蹣跚蹣跚的走上來，却不敢對這兩個鬧氣的年青的主人觀望，她只抱起啼哭得聲嘶的小孩子，悄悄地又下樓了。

浮生呢，他看見她軟軟的躺在沙發上，不落淚，也不歎息，只是在發呆，也就懊悔了。但他想不出安撫她的方法。因為在他的心中，這時是只有填塞着慚愧的。於是，他不願把自己留在她面前，使她更傷心，便封好那譯稿，匆匆的戴上帽子，脚步無力的走下樓去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浮生悵悵的充滿着慚愧回來，走進後門，便看見寶兒非常活潑的在娘姨手上，就心想：『原諒阿爸，他剛才把你嚇壞了！』他快步的一直走上樓去；小孩子在他背後，舞着手，口裏唧唧呀呀的發笑。

她好像沒有發現到他，只是蹲在樓板上，理着箱子，箱裏面已放着好些舊的衣服，和寶兒的小物件……堆在滿地的，便是浮生的長衣，西裝，以及

他往日的像片和信札，而這些東西，在平日，都是被她當做生命一般的寵愛着的。

浮生坐在她旁邊，看她一件件的把他的東西丟到地上，却不生氣，祇覺得她的天真，比平日更可愛，更柔媚；並且在她臉上，那哭後的淡淡的瑩潔，那眼皮的微紅，那絲絲散亂在滿頭的黑髮……處處都表現着使人愛憐一般。

當她理好了一口箱子時候，浮生便不能忍的含笑的開口了：

『你忘記了一件東西啊！』

她不理會這話，做出似乎沒有聽見的樣子，祇帶點傷心的餘味，無力的闔下那箱蓋。

『你忘記了一件東西啊！』他又接下說，『爲什麼單單把我的心掉下呢？』

眼睛現着求憐的，同時又是抱歉的光。

她在鼻孔裏哼了一聲，算是答應他。

這個『哼』就給他認爲是一個機會，並且給他勇氣，於是他涎笑着臉，小孩子似的，走過去，突然在她的膝前跪下了。

他的眼光便充滿着這意思：『饒恕我呀！』

然而她不會忘却剛纔受他的凶暴，並且因他的懺悔更引起了過去的感傷，不自禁的，又連續着落下眼淚來。

浮生站起去，用手心去擦那眼淚，把她抱在臂彎裏，接吻在她的濕的眼睛上面。……

她也好像已得到了所損的代價了。

不久，同樣合意的眼光在無意中接觸着，他和她，兩人都默默地笑了，她並且在淚痕狼藉的臉頰中間，還浮上羞澀的紅潤。

他們便緊密的接了一個長久的吻。

『都是我性急！』他低聲說。

『我也太過於自私了！』她也低聲說。

在他們閃耀着新的歡樂的眼光裏面，便互相交語着——『我們永不鬧氣了！我們現在是何等幸福呀！』

他們於是想到寶兒，就同聲的向樓下呼喚：

『娘姨！娘姨！把寶兒抱上來，快些！』

同時，在他們的心裏，便發生了這種意識：

『我們都應該向寶兒道歉呀！』

土地廟

在梨城，從東城門到西城門去，要是貪圖省路的，不由寬闊熱鬧的大街，而走那彎曲的僻靜的小巷，那末就要經過狀元坊，並且在坊之中間會見到一個土地廟。土地廟，這是很古舊的了；紅色的牆已罩上灰色，很多地方都現着磚的崩落，而其中凹的地方，便給許多聰明的鳥兒選去作巢，因此就密密雜雜的印着鳥糞的痕跡。在廟裏，差不多那所謂土地者，以及和他並排坐着的他的夫人，祇是辨別不出男女的，褪了刷金，泥巴也掉了，露出人形的木架來。至於爲土地壯色的馬和馬夫，差役等，就很

久之前，爲了幾個乞丐過冬的緣故，連木架也沒有了，祇剩得壁上的香燭的餘影，使人還模糊地認出這是他們昔日所站的行列的地位。其次，如土地面前的橫案，這在當時，曾點綴着許多金的編蝠，曾威嚴的排着籤筒，卦壳，燭斗和香爐之類，並且曾無愧的接受過許許多多活動的人們的禮拜，但是現在，倒塌了，像死的牲畜一般臥伏着，度那寂寞的無窮止的日和夜。再其次，那香火道士所住的房間，却不像昔日的陰暗，是完全明亮了，通着天，受日光和風雨的照顧，地上便生滿了野草：這因爲也不知是幾時以前，賊偷走了瓦片，地保便憤恨地又把那房間的木料去變賣。總之，像這個土地廟，是已經像悻運的窮人一般，被公民所遺棄或忘却了，幾乎成了冷落的頹敗的廢墟。——其原因是一般人，在許久之前，就狂熱的傾心於娘娘宮，那娘娘是一個塑得又年青又漂亮又妖冶的女人。

這廟宇在許多年中間，都是那男男女女乞丐的歸宿場所。

也不知是起自何時，住在這廟裏的乞丐便搬

走了，因地保引來了另一羣人；這個廟於是就鬧熱了起來。

但是這熱鬧，雖說是發生在土地廟裏，對於土地却無益處，有利的只是地保——他每天都因此喝得酪酊，並且打鼾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。

造成這熱鬧的，是鬥蟋蟀。

鬥蟋蟀，像這玩藝兒，凡是梨城裏面的住民，爲了難考的遺傳的風俗，只要是得有空閒的，不論是貧富，便都耽溺於這種娛樂——是變相的一種牌具，因爲在兩匹小生物奮勇的碰命之後，這些人就得到他們賭博的勝和負了。

這土地廟便是屬於貧民的這樣賭博的機關。

賭博的時候是從太陽上屋直至於太陽落山，注其事的自然是地保了。

地保的爲人本來是懶惰的，他平常對於職務上所應負的捉賊和捉奸，甚至於聽到什麼人命案子發生，也依樣是毫不關心的；睡態濃濃的咕嚕着——

『又是這一回事！聽也聽得厭煩了！下輩子倘

再做地保，我甯肯在地獄裏撈火鍋……』

然而自有了那無本而得到厚利的營業，他就變樣了，勤快而且固定的，在東方發白的時候，便帶着酒的餘味醒來，溜下床，粗的手指擦着疲倦的眼睛，朝向天上，看那遠處的太陽初升的紅光。倘若是陰天，辨別不出準確的時辰，那末他就趕忙的跑到土地廟去打掃，尤其是把幾條長板棧有規則的排列着，他覺得那些賭客們就要來到了；他心想：『前天是三百二十文，昨天祇得到二百五，可是今天……？』

他是天天希望着能得到更多的紅利。

有一天，當他從爛醉的熟睡中醒來，他忽然聽到滴滴達達的落雨聲音。他的心就不自覺的受了惘然的打擊。他以為像這樣的天氣，賭客們將不願冒雨，鬥蟋蟀的事是必定要休息了。他想到沒有間斷過的那土地廟裏的熱鬧，這時忽然變到了寂寞，其淒涼的景象彷彿就是他自己的心境，所以爲了左右『三百文』的無望，對於雨，就發生了帶點惱怒和詛咒的感覺。

『我又不種田，我並不盼望你下雨呀，我的老天！……』望着綿綿不盡的雨絲，他反覆的這樣想。

終於那一種從不曾有過的聰明，忽然來警醒他，在他的腦筋裏，就彷彿有一個聲音很響亮地在叫：『甯發呆，愛賭博的人是不會怕雨的！』

『這也許——』他想。於是從失望的悵惘和惱怒中，喜悅就盈溢了；他套上那黑大布雙鼻頭的本屐，捲上兩重袴脚，打着黃赭色漏洞的油紙傘，踉蹌踉蹌，又擔憂又歡喜的走往土地廟。

在模糊的煙雨中，剛剛望得見廟宇前面的形象來，他就極了眼力去看那大門——這像一個黑的無底的洞。他忽然快活了；因為在他昨晚回來時，那兩扇雖說是破壞得不結實的大門，却是由他親手帶闔得緊緊的，那末，現在被敞開了，不消說那裏面是來了賭客。

另一面，他又在疑慮，他恐怕是小偷或乞丐把這大門打開的；他的脚步就更用了力。

然而那可愛的複雜的聲音，尖銳和清脆，聽慣

了的蟋蟀的叫鳴，終於像一個天使，把不能言說的快樂降到他心中了。

『幸而……』

他一直想到廟門前。

許多高低的聲音就向他叫嚷，他恍然覺得，好像自己便成了一個大人物，受着這衆人的熱烈的歡迎。

他一眼就聽見，那每張的長板檯上都坐滿了人，還有許多人都蹲着，站着，或用肩膀和背脊，在那差不多是黑色的牆壁上靠着：這真使他吃了驚，因為他夢想也不到在這樣落雨天，他的顧客們會增多到數倍，顯然要把這廟宇擠倒了。

他嬉笑着向衆人點點頭，一面合攏他古舊的油紙傘，放下袴腳，木屐在門下的石板上發出吱吱軋軋的響。

『來得太晚了！』他抱歉的說；油紙傘就在空中一去一來地摔掉那剩留的雨水。

『還早。』或人回答。

『還不到九點鐘吧。』這是他的一個熟客，王

老四的聲音。

『怎麼還不開場呢？』他問，把笑臉向着衆人。

『等着你……』

『幸而……』他心想；接着就大聲說：『這樣客氣……那末，現在就開場，甯把天等黑呀。』

大家在閑懶的狀態中，到這時就活潑起來，好像每個人都見到什麼希奇的可喜的事，那樣的眉飛眼躍，挨挨擠擠地聚集到土地的神龕前面；這陰沉的冷落的廟宇就流蕩着快活的空氣了。

所謂『場』於是開始了。

地保的心中就快樂的想：『今天，這樣多人，當然不止三百二十文了……』他並且以為至少也會得到五百文，那末今夜到三盛酒店去，決心的要來一斤淨高粱酒，分做兩小盞，以及除了平常的薄豌豆當做下酒物之外，還可以稱三兩醃豬什，和十根紅糟鴨舌頭……。

蟋蟀的清脆和尖銳的聲音，從匿繞在他四周的人身邊，不斷的響起。

他高高的站在那塌倒的橫案上面，大聲嚷：

『頭一場，誰來？』

『我！』同時便有許多人回應他。

從人中，拉開肩膀，搶着往前來的，是王老四；他走到地保面前，蹲下去，在一個小小的木箱子旁邊，從袖口裏面拿出一節四寸多長的竹管，把一匹花黑色的蟋蟀，放到箱裏去，這小生物就豪放的，堅實的，吐出尋蠶一般的聲音振翅叫着。於是其餘的蟋蟀，同時在許多人的身上，便急烈的高聲應和；人的臉上也分外現出一種動心的興奮的表情。

接着便走近兩個賭客，也類乎工人模樣，都用高興的，又帶點思慮的眼光瞅着王老四，一忽又注視一下那正在得意地揚聲的小生物。

『咱們來，』那個年約四十歲的額巴上滿着鬍鬚的賭客說，從口袋中就拿出了一把銅錢。『來二百怎樣？』

『行……』王老四回答，也伸手到口袋去掏錢。

四百文交給地保做保證了，那工人模樣的賭客就從竹管裏，放出他的那隻黑色的蟋蟀，這小生物又特別的用力叫着，張開翅膀，示威似的，跳到

木箱子去。

原先的那匹，見到這忽然奔來的敵手，就也雄聲的叫着，瘦小的腳兒有力的做了穩健的姿勢，又好像是訓練牠的戰鬥力一般。

密密的圍著這木箱的人們，差不多每一個的臉上都浮出興奮的喜色，並且把眼光都集中到箱裏去，會精聚神的釘着那兩匹雄糾糾的，同時又是極可憐的無知的小生物。

於是這一對蟋蟀就爲了滿足人們的慾望，由地保這個公正人——用一根高粱草的細末，驅使着，誘惑着，引到命運的最陰惡中去，而開始那碰死的戰鬥了。

本來是毫無傷害的意思，但因了人的玩弄，當黑花色和純黑色這兩匹蟋蟀臉對臉相遇的時候，就各自雄雄地振着翅膀，厲聲的叫，並且張開嘴，露出那小小尖利的牙齒……

這一對小生物在搏鬥着。

許多的眼光更集中了，每個人在驚疑不定的臉色上，也更顯出心的喜悅來。

地保的眼光雖說也集中在那一團小小的黑點，但他的臉色却與衆不同，是近於超然的，一種怡然自得的神氣，這自然是因為無論誰勝誰負，對於他的紅利——抽頭——是毫無增減的緣故了。

在疲乏中，這一對小生物又奮勇的堅持到許多時。

最後，那純黑色的終於怯了腳，聲音低下來，歛着翅膀，逃跑了。

黑化色的便乘機進逼，追逐去，一面更其雄壯的，發出勝利的威武的叫喊。

到這時，全場的人都從靜寂中飛出滿足的快樂的笑聲；地保趕緊把高粱草的細末去保護那敗者；工人模樣的賭客就失意的放下竹管，那無聲的蟋蟀便默默地進去了；地保於是得了五十文，銅錢沙沙的響着放到口袋去。

接着，便來了另一個人，又和王老四繼續這玩耍。

同樣的，人的賭博和小生物的搏鬥，一對一對的交換——接連着勝利和接連着失敗，不斷的，像

流水一般，這個去那個又來，一直演到了天黑。

當賭客們高興或懊惱的走散了，這剛才熱鬧的土地廟裏又孤另的剩到地保一個人時候，他便蹲在那倒塌的橫案上面，一五一十的數他的銅子和銅錢：他的心中充滿着新的快樂的彩色。

『幸而……共統是六百三十四文。』他想，摸着口袋，是硬的凸凸的一團。

這過分的滿足遂着他難以言說的快樂，於是他忘記了油紙傘，嬉笑着，帶點悠悠然的神氣走出土地廟，（天晴了，）望着稀稀朗朗的初出的星光，夢一般的飄到三盛酒店去；他想着：紅糟鴨舌頭，鹿豬什，一斤淨高粱酒，……。

已走了十餘步，那快樂又把他轉過臉來，他看見那迷樓在暮色裏的廟宇，彷彿那裏面還擁擠着賭客，盈溢着人的笑聲和蟋蟀的叫喊。

這一夜他惟一的夢又是土地廟。

螃 蟹

張家老太太今天特別高興，因為一個老朋友送給她四隻螃蟹。

四隻螃蟹，這在價格上是一種頗賤的東西，而居然使物質生活很富裕的老太太感到分外歎心，是爲的什麼呢？這是有許多緣故。

第一像老太太現在所住的這地方，近乎山，差不多除了街道便是店舖和人家，即在城外面，雖說在田野之間也有一條河，却只見魚和蝦之類，沒有這堅硬的長腳的東西；所以得到這種小生物，是從旅外的人，回鄉了，經過漢口時候，算是故鄉的希

罕物件帶回來的：這除了天時，還得有人緣和機會，於是，而得到，就往往出人意外了——單是這意外，就給張家老太太的不少歡喜。

說是在所有的下酒物中而螃蟹是最好的一種，這自然也是一個緣故。

然而根本而且是最大的緣故却是在她的回憶——一種頗甜蜜的童時的回憶上面。

這回憶，在平常也像是害羞的少女的笑靨，輕容易不肯露頭的隱秘着，但一見了螃蟹，極美妙的一幅圖畫便展開了，於是乎在她的眼前就跳躍着一個女孩子，梳着兩條辮子，又天真又活潑，遠看去，就像是招展於晨風裏面的一朵初開的紅玫瑰。

這女孩子悄悄地離開她的媽，離開她的住屋，一個人跑到溪邊去——走到那溪邊時便流出了乏力的汗。

在那裏有一個男孩子等她——並且很早就向她招手。

『我等了半天哩。』男孩子說。

『媽要教我三字經，』她回答，『我走不開

呀。』一面拉起短衫的邊襠，往臉上去扇。

『熱麼？』男孩子問。

『你釣到了什麼？』她也問。

『剛下水哩。你瞧，筐子裏不是還空的？』

『呵噲……』她忽然失聲的叫。

『怎麼的？』

『我——我的釣竿忘了！』

男孩子也隨着現出失望的顏色。

她想回家拿去，却又怕給她的媽留住，因而便發愁了，眼睛惘惘的聽着溪水，——遠處有兩三隻白帆的捕魚的舟。

『別焦急，』男孩子說，『來，把我這個給你。』他指到那釣竿。

『那你呢？』

『我不要——我看你釣好了。』

『那……好吧，我們兩個人釣一個好了。』

他答應。

於是她坐到一塊石頭上，肩比肩，看着水面，水是緩緩的流着；陽光從背後照來，兩個半身的影

子映到水裏。

她的心就懸在釣竿上。

看着釣竿的線動了，這動是微微的，她的心也會很快的跳了起來，一種希望使她太欣喜了。

可是她慢慢拿起釣竿，露出了濕漉漉的線，在線端，依舊是一小塊被水泡漲的餌。

『空的！』她自語的說，笑渦便沒有了。

『不要忙。這時溪水是下流，決不會空的。』

釣竿又放下了，線又沉到水裏去，她的心也隨着慢慢地安靜。

不久這垂直的線又動了，她的心就又跳起來。

『哦！』她喊：『這不是一條魚！』

『哦哦！』男孩子也喊：『這是什麼東西呢？』

在小小的餌下面，的確，不是魚，是倒懸着一隻蝦蟆似的，但是有硬壳，有更多而且更長的腳，那最大最短的腳便老老實實的箝着餌。

因了這意外的更大的歡喜，這水產的小生物就在她的心上留了一個極深的印像了。

而且這印像不模糊的留着，從兒童經過到青

年，至於成一個老太太了，還是遇見了螃蟹時，便彷彿重地新到了那溪邊，心中又充滿了天真的屬於小孩子的歡喜。

這一天她又得到四隻螃蟹，全活的，伸縮着小小的烏黑的眼睛，展動着有毛的長腳，——僅這腳，老太太就好像看見到舊日的那個釣魚的仔，眼睛便笑眯了。

她親身拿來了一個臉盆，用她白色肥碩的手指攝住那黑灰色的硬壳，輕輕的，一隻一隻的從那竹筐裏，放到盆裏去：當每次觸到那發涼的小生物時候，老太太就覺得，自己的心頭是熱盪盪的。

她給那老媽子是超乎這物價四倍以上的價錢。

老太太又見了螃蟹，這在今年裏，是初次，而且第二次是在什麼時候呢，還難說，所以她對於處置上，是非常用心的。

她是喜歡喝酒的一個人，並且是喜歡慢慢地一口一口的喝，因而她就想，應如何的弄法才夠使這螃蟹和花彫的味兒更相合。

起初她想醃，想糟，想醜，但是這都得須要許多時候，並且覺得還不如新鮮的味兒好，便想到溜，溜又覺得四隻螃蟹是太少了，就又想到連壳的混上鷄子去炒，去爆，去烹，可是這三種的泡製法却又會損失去那原有的許多味兒，……於是她躊躇了，是沒有想到，對於這螃蟹的處置會成爲一件頗成困難的事。

然而不久，她究竟也就想定了：是乾蒸。

這時在老太太的眼睛裏，彷彿看見到，在飯桶裏漫騰騰的蒸氣中間，那黑灰的螃蟹就變成漂亮的，珊瑚一般的顏色了。

這是在黃昏時候。

一到秋天的殘照就無力了，照在牆上，反照到屋子裏，只是一些薄弱的光。然而，光線雖薄弱，却依樣可以見到張家老太太的臉是笑洋洋的。她坐在一張方桌前的一把太師椅子上，在面前，是安排着象牙鑲金的筷子，銀羹匙，桃源石的小小玲瓏的酒杯，和一隻白得透亮，畫着乾隆御筆的百福圖——却是極可愛的數也數不清的小編蝠——的細

磁酒壺，這酒壺是半浸於同樣顏色的湯盆裏，以及一隻藍花碟子，碟子上放着薑末和醋。

眼看這些酒具，老太太的心却想到她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去了。她的兒子，是在兩年前離開她，留學到巴黎，最近的來信說，他將要和一位公使館祕書的女兒訂婚了。她的女兒呢，離開她，也有一年了，是在北京，再過一年便在皇宮大學校畢業了。——這都是使老太太在想念中，倍增她心中的歡喜的。

她這時想：北京是有螃蟹的；巴黎呢？

因而她就想到，假使在現在，她的一男一女全在家，並且坐在她身旁，這個替她倒酒，那個也替她倒酒，她的快樂是怎樣呢？倘若他們知道她是在想念他們，而且是在將要吃螃蟹的時候，他們的快樂又是怎樣呢？不是在他們還小的時候，她把那螃蟹的故事告訴給他們，而他們只是笑，在笑中也想有那麼一段的幸運麼？

『然而這已經是幾十年的事了……』

老太太只管想，天色便悄悄地朦朧起來，漸漸

的，從殘照的餘光裏，填上了霧一般的淡薄的黑灰色了。

一個老媽子蹣腳的走來，把洋燈放到桌上；那些酒具的立體上，便立刻浮現出陰影。

『螃蟹還沒有得麼？』

『快了吧；我去看看去……』

『得啦！』遠遠的是廚子的聲音。

於是在燈光底下，在許多反映出光芒的金屬的酒具中間，便噴噴的吐着一股熱騰騰的蒸氣了。

螃蟹是變成了可愛的珊瑚的顏色。

老太太帶着七分酒氣，三分歡喜，一分疲乏，離開那飯桌。在平常，老太太吃完飯或喝完酒，接着的，是洗臉，漱口，喝茶；這時却坐在一張長桌前，望着筆筒，墨盒，硯台，在含笑，她又想到她的兒女了。每次想到她的兒女，她惟一去安慰她寂寞的方法，就是寫信，並且在寫信之前，往往對那文具望着，渺渺茫茫的思想了許多時。

她鋪好信紙，打開墨盒，拿起筆來，便寫了以下的信：

【我的寶貝！】

你媽是五十多歲了，然而今天又返了年青，彷彿看見我小時的兩條辮子，分垂在頭上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你該記得，我給你講過的故事，這就是那螃蟹。在我們這個地方，不生產這東西，你是知道的；今天我又得到螃蟹，不消說，這又是別人送給我了。我真歡喜！你想，你媽歡喜的是一些什麼呢？螃蟹好下酒，這是很使我愜意的，但是我最快樂的是想到那故事，而忽然間，你們——我的好孩子，都長大了，成人了，差不多快是人家的父親和母親了。哈哈！你們的臉皮不要嫩，一聽說做父親和做母親就臉紅起來，——這是要不得的。你們還像小時候那樣好紅臉麼？真的說，你媽現在什麼都滿意了，什麼都快樂，所掛欠的，只是你們的那件事：愛兒女的母親能不想念到這事情上面的麼？倘若你們有了——一雙洋囡囡似的小孩子，那末，我主張住到漢口，天津，或上海，總之，是必要臨近大河，因為那裏才有蟹。嘍！小孩子看見螃蟹，（倘若他們能自己到河邊去釣）是頂快樂的，我小的

時候就這樣，你們也是看見螃蟹比看見雞看見鳥看見魚更喜歡的。——可不是麼？倘若能從螃蟹上發生了一件故事，意外的，甜蜜而永生不忘的故事，那就是最好的命運了，因為人雖說老了，而想到那故事時，就會覺得又年青，又活潑了。這話對麼？假使不相信——然而這不相信你們決不會的，惟一的，你媽就是頂確實頂明顯的一個好例子。那麼，聽我話，努力的走青年應走的路——說明顯些，這就是快點結婚，快點生孩子，快點搬到有河岸的地方去，在那裏，有最好命運的故事發生於水中的螃蟹上面呢！

如果，真的，因我的故事又生了這相同的故事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媽怕要快樂得合不攏嘴巴了。——這希望是並不難實現的；但是只要你們聽我話！

我的話真說遠了，現在趕快來告訴你，我今天得來的螃蟹，是四隻，可是已統統吃完了，一面喝花彫一面吃的，這螃蟹是乾蒸，蒸得紅透了，夏天的紅霞還不及牠紅哩，吃的時候沾一點薑末和醋，

這不是頂好的味兒麼？

一隻螃蟹配上四兩酒，四隻螃蟹吃完，一斤酒也乾了，我把酒壺底朝天，看看還剩一點酒不，可是馬上就又把放平了，因為我也有這種迷信，喝完酒把酒壺倒吊，是頭會痛的——我們這地方，不是人人都這樣說麼？你們如果也得到螃蟹，就用這方法，是頂好吃的。巴黎也有螃蟹麼，同中國的味兒一樣麼？我想在北京是有的，並且比這裏一定更好，這對麼？

因為酒喝多了，（平常我只喝十二兩就足够了）現在心中在撞鼓，通通通通的響，又像是一隻鐘擺，不定的搖搖蕩蕩，——我的臉全發燒了；但是這發燒正代表我的歡喜！

你們務必重新歡喜的想到這故事。

祝我的寶貝平安！

孩子的媽媽。】

許多時候，老太太一遍又一遍的讀這封信，一面臉笑一面發燒。那一杯君山茶和一盆洗臉水便在她身旁，慢慢的，早就熱氣消失了。

這一夜在睡夢裏，老太太的嘴上都盈溢着乾蒸的螃蟹和末菘和醋的味兒。

老太太張開眼來比平時晚多了，窗上滿是淡紅色的陽光。廊沿上一架的鴿子，早就飛空了，只剩那一對初生的，在架上，咕咕咕咕的叫。黑色的小貓在桌腳邊作捕鼠的玩耍。這一間老太太的臥房，雖說是獨寢的閨，却也充滿着活潑和溫和的氣象。老太太的心中，也餘留着許多昨夜的歡喜。

到了她洗臉時候，她忽然覺得，羊毛巾擦到頸項上，在額巴底下，有一個小小的東西生在皮肉裏，觸着，就發出痛楚來。老太太驚了一下，但怕隨着也就爽然了，因為她想，這發痛的小東西總不會如何礙事，或者就是喝多了酒的緣故吧。她又從新看了給她兒女的那封信，從信中，從那一字一字的裏面，她又味到了螃蟹，菘末，醋，於是她知道，她的心中還充滿着許多歡喜的痕跡，又微笑了。

那昨夜的喝酒，和那許多年前的故事，就從這微笑的心中，展開來。

然而那發出痛楚的小東西，是隨着時間而慢

慢地長大了，頸項就有些不自在，而且微微的腫脹了。

許多外科醫生用搜索或考究的眼光看着老太太的頸上；在那裏，已經浮出一個皮球似的形象來，使得頭也歪了，說話的聲音也有點暗澀了；全身還因此而感到不自在和發燒。老太太的臉是在發愁。醫生呢，他們所說的病症全互異，有的說是痰，有的又說是瘤，更有的說是疔搭——可是這名詞雖不同，而給老太太的苦悶和憂心，却是一種毫厘不差的分量，因為她知道，長在頰巴底下的這東西，是毒，是不幸的意外的危險，至少也得她耐心耐煩的去忍受痛苦到許多時候的。她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並且她想到，倘若這東西竟至於致命，這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呵！於是她又思念和懊悔，不該使她的兒女離開她，一個到此京一個到巴黎，相隔這樣遠，假使——那不是無從一見面了麼？老太太差不多是恐怖着。

幾個醫生便彼此爭執，却是低聲的，發出像一對小夫妻偷語一般的唧唧嚶嚶。

『到底這是什麼病症呢？』老太太終於發問。

『這就是疔搭，』一個醫生趕忙的搶着回答：『醫書上寫得明明白白：（陰）凡在頸項上，在頷巴底下，從皮肉裏長出圓形的東西，而慢慢地腫脹，影響到全身，其名即是疔搭。疔搭就是從——』

『不！』另一個醫生就忽然插嘴說：『這絕對不是疔搭，因為疔搭只會痛楚，不會癢。』

『那末，』又一個便叫了。

『又痛楚又癢，這正是我所說的瘤。』

『瘤不會長大得這樣快，……。』

『……』

醫生們幾乎愕然了；在這樣類似熱心於病者的爭執中間，老太太就頻添了焦灼的半疑半慮，更苦惱了。

堅信自己的每個醫生的藥方，老太太都一一的採用了，但結果，那皮球模樣的小東西就變化了，突的長大來，成爲一隻老婦人的乳房一般，瀰瀰的，不痛也不癢，掛在頸項上面。

『斷了手脚是殘廢，』老太太想，『可憐多了』

一件東西，這不就和殘廢是一樣的缺憾麼？』

快樂和豐碩的老太太就這樣苦惱，憔悴了。

累贅的，掛在頸項的這東西究竟是什麼呢？這難說。並且老太太還用了許多心機去研究這病症的起源，也無效。

然而這種不可破的疑問，直到有一天，老太太才恍然想透了，這是因為從故鄉中來了一個鄉人。這個鄉人的頸項上也掛了一件錢包似的，軟軟的東西。

『這叫做什麼呢？』老太太問他。

『誰知道？』鄉人說：『我已經長得十來年了，人家都說是因為中了水毒。』

『水毒！』這字的意義就廣佈到老太太的心裏了。

『您也長了這個東西，這是怎麼的？』鄉人感歎的說，『這東西最不容易治……唉！您吃了什麼有水毒的東西呢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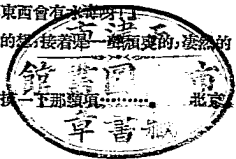
老太太沒有回答，她只漫然的想着那硬殼的，有毛的長脚的蟾蜍了。

這時候螃蟹在老太太的眼裏，是珊瑚和泥巴的兩種顏色。

『想不到這東西會有水清呀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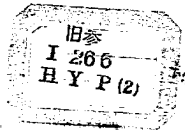
老太太惱惱的想，接着是一聲頹喪的，淒然的歎息。

她又用手去摸一下那頸項：……



No. 0316

詩 稿	著 者 胡 也 類	發 行 者 洪 雪 帆	印 刷 者 現 代 印 刷 公 司	出 版 者 現 代 書 局	總 發 行 所 現 代 書 局	分 店	南 京 北 平 漢 口 香 港 汕 頭 南 寧 重 慶 蓉 州 瀘 州 宜 賓 萬 縣 開 封 鄭 州 濟 南 青 島 煙 台 石 家 莊 張 家 口 包 頭 歸 德 府 開 封 鄭 州 濟 南 青 島 煙 台 石 家 莊 張 家 口 包 頭 歸 德 府	1928, 9, 25, 初版 1933, 6, 1, 再版 1501—2500册	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

\$0.30
UNIVERSITY MICROFILMS